狀屋石樓秘本

江夏明陽宣史徐道述
汝南清虛覺始李理贊

○○后啟遊天佩玉璜　○○少康復夏誅寒浞

嘗於竹簡焚畢即有兩龍飛駕一車而至上有雲蓋三層啟全不疑懼躍而乘之左手操翳右手操環身佩玉璜頭刻歷大樂大穆之野荒遊海外既登於天遂旦始回兩龍自去江恐後人以此為戲褻於神明審藏龍符於洛南九嶷寺未王啟遣人探蜀中巫峽如何四角回報云蜀之先

GR
335
H78
v.5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首集卷之四

江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眞覺姑李理贊

秋屋石樓秘本

〇〇后啟遊天佩玉璜　〇〇少康復夏誅寒浞

書於竹簡焚畢即有雨龍飛駕一車而至上有雲蓋二曾啟全不疑懼攬而乘之左手操翳右手操環身佩玉璜頃刻歷太樂大穆之野遊海外既登於天逵旦始回雨龍自去王恐後人以此爲戲褻於神明密藏龍符於洛南九歲辛未王啟遣人探蜀中巫峽如何四旬回報云蜀之先首名蠶叢服青衣教民蠶桑初爲蜀侯死後爲神蜀民稱

青衣帝立廟祀之次曰𨑀灌遷於玉壘國日強盛至魚鳧始稱蜀王都郫邑又築杜宇城因名杜宇有朱提氏（一曰朱利）自江源出都於玉尺蹬山有女名望帝美姿色蜀王納為妃（是為山精）不習水土而卒王痛之遣五丁力士於武都山擔土為冢（故名武擔）時有荊人鱉靈（一作鼈令）溺於川浮屍逆流至汶山下復活求見蜀王杜宇異其才立為相蜀穀四川之水民常被災杜宇率民避居長平山使鱉靈開峽治水昔帝嚳封顓帝友燕於瞿上瞿唐有三峽曰西陵陽峽巫峽巫山瀆有峰十二首尾一百六十里先西王母徒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後化去封為比山之神因名巫山灩澦堆當

杜宇

望帝（山精）

鱉靈

子規：開明氏尚本紀云望帝失時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故蜀山紀望帝乃蜀王妻也

其口、三峽連亘共七百里重巖疊嶺非亭午夜分不見天日鱉靈疏鑿六年成功杜宇自愧德薄不及遂委國授之乃亡去入威鳳山小蓬萊修道三歲道成歸化一小鵑曰子規啼至夜半出血方止國人聽其鳴曰我蜀帝魂也（怨乎）至今哀慕之鱉令號開明氏其八氏仍都郫王九世尚始治成都王啟閘而歎曰小國君臣尚能如此予可不自勵乎於是大訪賢才以禪獄開舅氏孟塗居丹山之陽仁而好生果而能斷每歲決獄無一枉者命使恭請未至而辛王哀之命南土以爲司位之神（也人有寃獄不剖請於孟塗之廟不直者血現於衣乃執之）而殺王推諸臣中惟大彭賢能博古延至京師委以政事

孟塗

后太康

夷羿

[illegible]

弧父

大彭任之不辭王自是身心安泰頗以聲色為樂封長子太康於陳州之北有太康縣戊寅夏王啟崩在位十六歲年百有十歲天下莫不哀思政事居喪皆聽於大彭三年喪畢群臣請改元即位大彭笑而答築室於鄙陵北三十里岡下居月餘忽不見眾迎太康即位是為后太康以明歲己未為元歲居位數月如祭祀之尸而不為其事強臣夷羿偃姓其先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於鉏故鉏城在滑州韋城縣十里外為帝司射歷唐虞夏三代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林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歎曰我將射四方也聞楚有弧父者生

吉甫
武羅
伯姻
熊髡
龍圉
母須
仲康
叔能
季祭

於荆山即不見其父母爲兒時習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術又聞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慕堯時平羿神射故亦名羿有謀士武羅伯姻熊髡龍圉四人又收家衆無數夏人皆師之夷羿陰欲代夏正三歲丙戌春適太康荒遙不恤國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返羿因民嗟怨遂謀亂以兵衆距於河太康之弟仲康叔能季祭幼弘少觀分封於衛潛御其母須出求太康所在得於洛北咸怨其盤遊乃述祖禹之戒作歌五章以感之徃依斟尋氏居陽夏羿責斟尋遷於北海與斟灌氏爲隣太康失恃憂恨成疾於丙戌冬十月崩葬於始封之地在位四歲按竹書紀年或云二十九歲非羿

幼弘
少觀
胤侯獲
夏后仲康
有鬲氏
有祭氏

欲自立武羅曰氏族尚衆當討其全龍圉勸立其弟羿即
使迎請五子推仲康爲主與母弟同往路經胤國乃占月
常儀玄孫名獲密奏曰宜大振乾綱漸除黨惡以孤其勢
仲康惕然入都告廟於世室己丑春爲元歲命胤侯掌六
師爲司馬羿爲司徒伯姻曰羲和雖弱猶爲諸侯首領先
結以幣帛後誣胤侯以反招引人討可滅也羿即分使而
往復命曰東岳羲氏西岳和氏皆云驅使是從南北二氏
不受羿怒假命分征二氏遷海濱避之胤侯奏羿交通方
伯當封宗支以固本丁卯夏封能於河洛曰有鬲氏封祭
於潁陽曰有祭氏封幼弘於北海曰過氏封觀於西嶽曰

過氏

華氏

豕韋 元哲

華氏又封錢鏗之孫元哲於韋爲防姓是爲豕韋當夏之世與昆吾氏代爲侯伯癸巳秋九月朔辰弗集房日蝕徑強惟時東羲西和附於羿沉湎於酒荒湛於色遠棄司掌天地時日之官至於天變罔聞王命胤侯往正其罪胤侯果糧疾趨聲其罪於衆車徒東曰羿欲起家衆襲之熊髡曰不可報令二氏罔守待糧盡敗回即治其罪羿遣使投泰岱半路聞破其城擒斬羲氏移師西向和氏亦竄西戎胤侯安撫而回羿驚曰何神速如此武羅曰仲康病胤侯老不久自殂何必遑急一時王遷有鬲氏於平原撫有羲氏之地命弟華氏兼撫西岳王慮心腹之疾於乙未冬十二月崩在位七年年七

夏后相 后安 有仍后 〇伯靡 丨寒浞 □伯明 侖容氏

十一歲胤侯迎王子相安居喪即位以戊戌歲爲元歲是爲帝相
有仍氏生女曰緡黰髮而美迎爲后辛丑四歲秋七月胤
侯卒子伯靡尚幼卜葬河陰權悉歸於羿見子靡幼而貌
奇録爲已輔靡因伴附焉羿聞夷島有寒浞者猗姓多智
勇欲招之熊髡諫曰浞乃寒國君伯明之讒子弟也有寒萊州
亭伯明惡其善媚擯於九夷羿反以髡嫉妬召浞至見其
偉美即使相已或從遊內院羿已衰老其繼室侖容氏少
艾而淫常稱浞材幹羿益親信六歲癸卯春羿聚謀篡弒
伯姻四子皆言未可羿怒曰人生如寄不幾老死耶遂棄
武伯而囚熊龍使浞害相浞思假手於我容叩宮門告知

封豕　有窮后羿　甘蠅　逢蒙　留之

帝相載宫卷走依斟灌斟尋之界居於商丘（陶唐氏遷閼伯於此）又
斟戈氏過氏發兵戍守羿郎入宫娛樂復遷於窮石曰有
窮氏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實有豕心民謂其封豕夔是
以不祀羿益淫於原獸上下皆怨浞行媚於內蠱惑其室
施賂於外愚羿其民浞餘知羿之家衆逢蒙始習射於甘
蠅後學於羿盡羿之道常有殺羿之心浞引為心腹乃諷
蒙行弑乙已秋浞復娛羿於畋言荊山多禽獸羿命駕將
往羿子伊玄素知浞意常切諫不省至是挽車乞死羿怒
驅車出城火獵十日將歸浞伏精壯於路次茂林會知逢
蒙至黃昏縱火羿呼家衆保駕蒙取桃棓（棓大杖也）擊其項倒

天報

承桑君

有窮
寒浞

羿

豷

於車內浞回戰黨羽擒伊玄至羿尚不死睜目視子曰悔
不聽汝言也大罵浞蒙逆賊天不佑汝也浞曰聯爲太康
復仇耳令殺而烹之以食其子玄不忍食亦殺於窮門遂
取昌容爲室開東方承桑氏之君祇修文德而廢武備浞
殘滅其國併滅寒氏故國代夏自立襲有窮之號因羿之
室生奡澆作及豷二子長成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豷最巧
能流尾打弸浞慮逢蒙心險恐復圖己已未春宴飲蒙以
野葛根鉤其吻而殺之乙丑秋浞使奡伐灌尋豷代過戈
斟尋出戰奡斬之斟灌城破自刎過戈逃遠萊夷奡豷合
攻商丘奡擊殺帝相浞封奡於過封豷於戈后緡於有仍

有仍氏后緡
少康
椒
虞君思
二姚
夏窮報復

自竇中逃出奔歸有仍母氏明歲丙寅夏四月五日生子曰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惎澆之毒常設戒備澆潛使臣椒往仍求之仍君匿少康於宮任其大索恐復來擾丁亥春少康奉母奔於有虞即舜封商均之國虞君思妻以二女是為二姚使作庖正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四方十里為成五百人曰旅少康年二十二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職戕侯之子靡乘亂逃附有鬲氏自澆滅二斟靡收其餘燼檄過戈二君令起兵牽其勢鬲君亦發車徒以從靡統之征進浞恣行不道萬民胥怨聞靡至開門延納靡先入揮兵圍之浞自到未絕衆前縛之靡立夏后氏祖廟而數

女艾 帝少康 季杼 伯傳 仲原 無餘

况罪黥劓其肉而後斬之并誅昬容聞少康在虞拜其臣
女艾為上將亦舉兵以應畧取故土是歲乙巳少康四十
歲矣靡修法駕迎請復還故都明歲丙午踐天子位是為帝少
康至洛陽啟父相之屍禮葬迎母后奉養帝謂二頑猶在
夏四月使女艾伐鼎於過使季杼伐殪於戈三姚生三子
長伯傳次仲原次季杼庶出無餘惟杼多謀善算有撥亂
才為殪捩彈飛打如連珠驟雨杼思禦避之法乃集工匠
鍊鐵成頭盔面具前後掩心鐵甲選精勇百人穿之在前
後軍繼進殪敗走戈君伏兵擒之杼解殪至都帝命臨之
慮羿叅力乃親策應女艾鼎兵敗欲逃下海過君犯以巨

梁　陝　越　王杼

殷復入萊陽暫避艾選能射者雋强弩從之弄腹餓力能
鞴折被擒解見少康設鼎烹之壬子七歲也明歲春以靡
爲中興首功進爲上相封艾於譚命過戈復守故國立二
劉之後虞禹仍各益封地於是夏道復興丙辰十一歲帝
欲封杼以大國伯傳顧讓杼爲嗣帝允其請封傳於滎河
封仲源於陝明歲丁巳恐禹墓乏人守祀封少子無餘於
會稽號於越芊姓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傳二十餘世至句踐稱霸
己未冬帝毋后緡氏合葬於洛陽少康在位二十歲年六
十歲而崩三年喪畢己巳春杼告廟即位有英毅之資能
師禹之道以興夏業在位十六歲而陟言升於上也踰三歲戊

王芳　王芒　王泄　王不降　王扃

子正朔子槐嗣立改名芳東九夷來朝享國四十四歲既陟子芒立即以明歲爲元王芒東狩於海西賓於河以玄圭接於河祝之曰承統天下以攝萬民敢不取信於四方而墜祖業者神其鑒諸於是河清海宴在位五十八歲而陟踰一歲辛未正子泄嗣立是時六種之夷獻白赤皆翕然從服致貢入朝王謂遠人宜懷之以德始加爵命之制王泄居位二十五歲而陟子不降能終二年之喪以己亥爲元歲夏后之世惟不降實有聖德在位五十七歲始舉子曰孔甲王思巳老子幼恐未能成立乃禪位於弟扃扃以明歲戊戌即位代兄理政不降潔居後宮又十歲而陟

弘道二十劫

王厪

王孔甲

吉神泰逢

王扃欲還政於孔甲見其年少愚憋使之居相攝政經歷諸事癸丑十六歲當弘道十二劫商主癸生子履以符其期也未幾王扃陟享國十九歲諸侯咸推扃子厪居喪已未即位至丙寅八歲而陟王厪子皆幼孔甲既長且強遂嗣立以己巳春為元歲孔甲淫佚驕奢諸侯不朝貢癸酉冬田獵於萯山之下天忽風雨晦暝孔甲迷惑入民家暫避問風雨之故民曰此山之陽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雀尾出入有光最有靈爽能興雲雨祀之大獲吉祥孔甲遂令建祠山曲以歲祀祈祥深好方術鬼神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有二蒼龍降於萯丘孔甲乘輿而觀之見有雌雄四足

董父 蛇身長只丈餘頭角畢具脊有金光貫至其尾孔耳喜曰聞大舜封董父豢龍於桐鄉澤中今欲畜之而無能豢之人乃出榜招募帝堯之家孫劉式丹朱長姪其後生后累聞豢

師門子 龍氏師門獲夏后啟所藏龍符能召御晉擾四法累從而學之亦能馴擾得其嗜欲應募而至孔甲賜氏曰御龍使居頳水畜二龍於池豢之以供觀玩襄城有蛟龍池即豢龍處

劉累 劉累尊師門子為龍師不時饋奉乙亥秋劉累遣使貢魚膾於王言巨鯉得之頳水王嗅之香甚將舉筯有道人叩見甚急召至賜坐於下王大咲隨口問怠慢何來道人曰聊以此話動之予宛丘生鍊得制命九一孟能駐顏不老起死回生聞有好道之不故

孺帝

高辛帝嚳

陳豐氏 嚳

非命世之資乃屬意族子高辛嘗謂羣臣曰當以此子爲嗣帝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而崩衆感帝德欲立八凱咸守父命不從强立叔達爲孺帝乃欲自盡羣臣遵遺命奉高辛爲天子庚申秋嗣位以癸亥歲爲元年高辛姬姓少昊之孫也父曰喬極母陳豐氏哀履大跡而孕生而神異甫弃之時母抱置膝上自言其名曰岌後以岌乃危殆之辭改曰夋鄙亂有德年十五佐顓頊受封於辛故號高辛（辛即今定州唐縣也）年三十以木德代主號曰帝嚳（嚳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也）至以人事紀官南方曰司徒掌圖籍户口西方曰司馬掌訓練兵馬北方曰司寇決囚定罪東方曰司空鳩

匠督上中曰冢宰總裁百揆燮理二氣五行之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祀稷五祀是尊是奉永世賴之當作仙人形書歲在鶉火擇日葬顓頊於濮陽頓丘道上冢在東郡頓丘城門外[illegible]陽里、顓之陽務其後九嬪祔于陰。四蛇衛其下。諸仙分桃曲肖人情始信仙凡一理。世有以忘情滅[illegible]爲修煉者亦甚昧於中和之道矣宜急以此青樂之[illegible]龍伯國大人其里數身林年壽皆合道理有心人勿輕放過更味大鼇之爲何物。宛丘等五仙遊戲成邑占之爲五星然乎否乎

嘯父

○○颯成湯務光隱去○○留盤銘錫則親臨二龍不馴殘嚙九節紫靈故降謫人間受此坎坷今業罪已滿我可借為坐乘挈還南宮不可使之失伴索累困下尚存數段授丹藥一丸於水逐段浴而續之遂粘成一處復納丹於龍口吐之即起但缺二肋一爪及數十鱗片宛丘望空招下雲輧羽幢命二龍御之頃刻長百丈風雲陡作宛丘端坐車中舉手謂孔甲曰誤食龍膽將不利矣騰空而去孔甲自後常患嘔噦飲食不進聞累之師師門子有道召問之師門者冀州嘯父之弟子嘯父即黃帝時甯封子學道於太乙後遊冀州臨去作使火法於山上土人

王吳

太黃神

王發

桀王 履癸

觸龍

往視灰燼中有其骨葬於山北名其山曰甯北師門師之受其使火之法愛食桃李花極有知識丁丑春召至與語不能順孔甲之意叱令殺死埋於野外一旦風雨迎去滿山林木皆焚孔甲知過禱祀之山忽翕翕然動孔甲驚憂還而道死子國九歲越二歲子吳立取聞栢縣有朱襄君子歲生遣使問山動致禍之故朱襄曰得罪師門故令太黃來擾神秉天地之氣能負山而動也王皐乃致誠謝過位三歲而陟癸未葬於殽之南陵乙酉春子發立在位二歲而陟壬辰春其子履癸立是為桀王賊人多殺曰桀王桀不苟禹道荒耽於酒任佞臣左師曹觸龍左師曹官名觸龍人

褒二君

既曰未享則祀之可矣何必殺事太史亦愚甚且遺禍於周

趙梁

有施氏

妹喜

名時又有二龍降於庭以伺王口吐涎沫謂王曰予乃褒之二君也神人傷我不祀故令化龍求享桀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之又不吉欲留之又不吉太史曰神人下降必主祥徵王盍請其漦而藏之漦乃龍之精氣即涎沫也藏必獲福桀命占之大吉乃布幣設祭策告於龍以金盤收其漦藏於朱櫝禍根忽風雨交作二龍飛去藏漦於內

軍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至桀尤為淫虐力能伸鐵鉤索捷能搏虎豹頑狠暴戾傷害百姓有讒臣趙梁者又勸以貪狼無道天下顰怨辛丑十歲王謂蒙山有施氏朝貢久廢將伐之施君大懼以妹喜女焉喜色稔善媚有寵於王

關龍逢

相土
昌若
曹圉
司空冥
振
甲微
報丁
報乙

所言皆從爲造瓊室象廊瑤臺玉床懸肉於山勾脯於林鑿池盛酒可以運船糟糠爲隄可望十里使男女裸而相逐於其間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劇戲是謂傾宮之樂。輔臣關龍逢安邑人諫曰用財若無窮殺人如不勝人心已去天命不佑夏后之業自王喪之矣桀大怒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令盈殺之唐虞時封契於商賜子姓契生昭明明卒子相土立未歲寒浞殺帝相於商丘相土因遷而居之生昌若若卒子曹圉立圉卒子冥立冥爲主癸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商人哀之子振立振卒子甲微立微卒子報丁立丁卒子報乙立乙卒子

報丙　主壬　主癸　扶都氏女　天乙履　有莘氏女　有侁氏女

報丙立丙卒子主壬立壬卒子主癸立癸娶扶都氏女爲妃見白氣貫日意感而孕於王高癸丑歲冬十月乙日生天乙取洛書義更名履桀王壬寅歲主癸卒子履居喪三歲嗣商侯位字曰湯身長九尺有厚腰圓志在安民立政仁武天生自契至湯凡八徙國都先帝嚳都亳湯作帝誥釐沃以告先王祖靈丁未自商丘遷於南亳宋州穀熟縣地方七十里廣求賢才以自輔湯先娶有莘氏女爲妃其媵臣薦舉一人云是力牧之後其交娶有侁氏女旣孕夢神告曰臼若水出卽東走毋至旦視臼果水現與夫東走數里顧其邑大浸遂居於侁後出採桑伊川產嬰兒於空桑中

伊尹

掬澗水洗淨抱回開封（空桑澗）有及長以伊爲姓名摯入中條山學道歸治於莘能持正秉公風俗爲美字曰伊尹（尹正也）湯聞之乃使人以幣帛往聘伊尹曰躬耕畎畝樂堯舜之道何用聘幣爲哉使者歸報湯命使益幣再往陳聘禮於草堂尹笑曰豈以幣帛較輕重耶然不自鬻其身也使慚歸告湯謹脩安車不以聘物然使以行道救民敦請尹見誠切幡然改其初志以天下爲已任同使至亳湯郊迎親執前道處尹於賓師之位問政治之要尹曰爲政貴乎寬猛相濟毋使失中若調和五味水火醯醢塩梅各得其宜則適於口而和於體矣湯歎曰先生眞深於調味者矣願以

◎昆吾
◎夏臺子
◎費昌
○咎單

餘味和於衆後（稱宰謝鼎中本此）有尹知湯獸會漸以王道上之圖
畫九品之形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
質素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內有法君專君授君勞
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之事湯見其材大不敢自用
辛亥冬進尹於桀以輔化壬子秋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入
都弔哭桀大怒召湯囚於莒莒人被化改囚於夏臺（本曰均臺地在陽翟一日重泉）
囚三歲弟宥蓋聽昆吾之言必欲殺湯（昆吾陸終樊之伯謚陂子若木）
後已然爲王士師曰夏臺子適九夷畔命昆吾往征賢臣費昌
後之願納食邑贖湯罪桀不許商大夫咎單乃進良馬百駟
姜女十人彙綠觸龍求釋桀即釋湯賜節鉞爲方伯得專

◎汝鳩 ○汝方 ○仲虺 ◎義伯 ◎仲伯

征伐丙辰秋湯出郊外見張網者祝曰從天墜地上四面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令觧去三面曰不用命者乃入此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恩及禽獸歸者四十餘國昆吾歸閧費昌勸釋湯欲拘之聞罪費昌率家屬歸商伊尹歎曰可以去矣復歸於湯入自北門遇商之二賢臣汝鳩汝方告以厭醜有夏而還之意作汝鳩汝方二篇尹先就湯五歲又就桀五歲知湯德隆因勸以伐夏救民時湯得奚仲之後曰仲虺一作中䴞字萊朱有治安之畧亦以師保禮之又得義伯仲伯諸人爲佐湯居南亳與葛國爲鄰葛伯放縱無道伊尹相湯征之敗其軍擒伯斬之立其焚之

◎葛伯

◎韋氏

◎顧氏

◎終古

◎務光

◎仇生

賢者奉祀有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爲惡夜宮雜處於是兩日鬬衆星殞五緯錯行夏霜水氷雨血丁巳冬伊洛竭泰山崩太史令終古曰職在史臣叩宮門奏曰王宜修德悔過以弭天災忽而弗戒禍不旋踵桀怒令逐出終古泣乃携家奔商湯欲行弔伐未敢輕舉聞牛首山有一人目表八方耳長七寸好琴常服蒲韭根土人言其名曰務光識見高廣湯就而問之光曰師旅之興不無毒害於民非吾事也湯曰孰可用之曰吾不知也湯復問光不對湯不敢強與其徒仇生同載歸談事之伊尹言昆吾殘賊黎庶贊湯先伐湯自把鉞往征不五日滅其國斬昆吾於市由

有綿氏　三㚇國　夏耕

是討罪伐暴凡十一國皆無與相敵者若大旱之望雲霓壬戌秋伊尹請伐桀湯乃作誓以諭亳衆曰予小子敢行稱亂天命殛之以尹爲阿衡督軍戎等事湯載旆秉鉞費昌爲御率諸侯之師進攻牧官桀大會諸侯有綿氏綿作繒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攻克之與湯戰於鳴條之野在安邑西北三十里南坂口即鳴條陌也古有娀之墟夏師敗績桀東走三㚇國定陶東有三朡亭湯遂伐三朡俘取金寶玉帛散於軍民命義伯仲伯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桀又戰於歷山復敗湯獲左師觸龍桀於市追至章山困桀於重圍其臣夏耕以身蔽之衆軍斬去耕首猶操戈僵立車前桀始走脫與妹喜同舟

卞隨

浮江奔棲南巢之亭山（盧州巢縣）湯惻然曰桀雖滅德作威予嘗北面事之乃放置弗攻羣臣欲變置其社稷使後世無勾龍湯言夏社不可遷乃止癸亥春伊尹報政成功大會諸侯於大蒙城（號爲景亳景山在焉）因湯退就諸侯之位咸勸宜即天子位湯曰惟有道者可爲予何敢當聞有高賢卞隨者召與語不對讓之天下亦不答湯復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吾子何不遂之願相吾子光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名以讓我形我短也實於尊我我不忍也約卞隨並逃隨自投於桐水不見光

天根

負石沉於蓼水一作盧水有咫尺之魚四尾負之而去湯三讓不得乃踐天子位代夏以朝諸侯既而聞務光出遊洛水之上湯使臣天根訪之適遇務光卞隨亦在怒氣勃勃天根不敢向謂光曰主君請問治道光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與也予方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天根又問光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天下治矣因寄倒薤書於湯隨晒曰子何多事遂奔去光亦辭去天根歸報湯銘之於几上遂傳命班師歸至於泰垌今定陶地哀龍逢之死遷葬於安邑築一城於匡地曰龍城旌其忠直以其曾居於此湯常愧已德不如揖遜歎曰後必

惟聖人能有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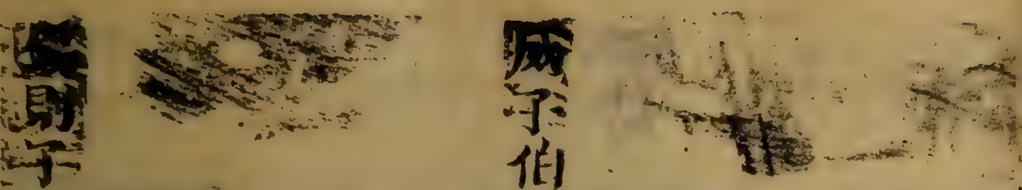
有以于為口實昔仲虺作誥以釋其慙臣庶以湯武功有成號曰成湯成湯復徙居西亳治道執中立賢無方造商彝以遺子孫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初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尊曰元聖而不名以仲虺為左相時禮尚右費昌為司徒咎單為司空終古仍為太史令義伯仲伯為卿士汝鳩汝方作諫臣仇生為木正封古聖王之後餘各封賞有差衆臣上徽號於王曰武王乃作誥誕告萬方更如乙丑三歲夏桀病殂於南巢王以王禮葬於孤山十年二五在位三十一歲蔑夏后氏共十七君共四百三十一歲內寨浞僭竊四十歲王始革夏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歲首改歲曰祀治尚質色尚白牲用白



商

朝會以亳國號商。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北殷氏髦氏目夷氏氏肅氏黎氏時丙寅四祀建國學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中國鄉學曰序祀先聖先賢尋而祭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縞衣作苑囿於國中蓄飼禽獸以奉祭祀載牲以棋盛酒以肇造神臺以望氣建楹鼓以聚人輅車樸素已辦等威又鑄五鼎重皆五百觔三足有篆文埋於四方中央以鎮天下因大夏九州五服之制時天道九旱王乃發莊山之金鑄幣救旱以通有無毋饘賣子女民始不困己巳春王為大旱七年令終古卜之曰方膺天怒當以人禱託言以人禱謂人當修德非眞用人為祭土曰如

忍以人我請自當遂齋戒沐浴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素車白馬同衆至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如此不道災貴予一人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人民歡洽乃作桑林之樂名大濩遂以水德王立助法以六百三十畝爲井田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辛未八祀制官刑以儆有位之愚頑者有三風十愆之戒時河朔有尹諧者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強足以反是獨立王知之曰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乃斬之於市王憂民太過每患煩熱之疾徧延明醫療治傳聞古營州



碣石山有眞行子者終身不娶舜時曰尹疇子歷夏四百餘歲顏色如故多齎方救人民皆敬奉作通玄經以傳大彭謂道德在無為也。湯遣使迎之至彼見一道童問眞行子所在曰師他適吾嘗代往湯見是童子意甚忽問其姓氏曰予咸子伯也欲寧心志須以丹藥浴其身則五內之火自息王如法行之頓覺身心安泰童亦就浴於湯浴畢辭去曰求諸盤中能不間斷則精神振奮矣飄然而去王視盤水澄清徹底下有九大字曰

苟日新日月新。又日新。

旁有四小字曰錫則子書湯乃銘刻於盤以自警惕錫則

疑是道童別名更遣使至碣石務在得見眞仔使至碣石
山洞已是空空回至冀州界見一人坦腹當道曰覩面錯
過終世難逢使知其語有因問以眞行子消息其人曰眞
行乍老乍少更名錫則者是也使問其姓氏曰人見我善
嘯稱爲嘯父遂長嘯一聲響振林木轉眼不知所之使歸
述所以王悚然如失甲戌春王復煩熱大作而陟按湯年五十四嗣商侯七十一爲天子在位十二祀湯生三子一女長太丁次女次外丙次
仲壬太丁因哭父過傷是祀夏五月病殂伊尹乃立外丙
爲王即以乙亥爲元祀營葬成湯於濟陰北薄城東北郭
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地近桐鄉建離宮於東郊以奉祀

廟號烈祖丙子冬王外丙陟丁丑伊尹復立仲壬四祀又陟太丁子大甲年二十辛巳十二月尹祀祖廟告立百官總已以聽斯為任聖不愧遺言

伊尹歸商夏之歷數已終矣學藝中條時立女必有所示而三聘始出亦是聖賢慎重處非後世躁進者所知德化不足而變為弔伐聖人亦大不得已也使湯終守臣節坐視生民塗炭亦何以成其聖乎務光數語固道德之極則非有病於湯也

湯之盤銘載於大學為自新之切要謂是湯則之言可也謂湯之自警亦無不可也

○○武丁感夢賚良弼○○○王母開筵款衆眞

太甲不明君道顛覆湯之典型伊尹因諒陰之制放置於桐宮、[桐宮湯墓所在欲其追念乃祖以自修省]時仲虺已卒葬於偏陽封其子於沛伊尹當國以朝諸侯湯女昌容見先弟繼殁勘破世緣○不適凡人○欲修長生之道木正仇生在商三十餘年常服松脂貌更少壯羣臣但謂其多壽咸師事之仇生厭棄塵囂辭往尸鄉北山極頂自作石室以居昌容遷至尸鄉從之相引上山同居其後上下捷如鳥太甲居桐三祀自怨自艾盡仁遷義伊尹知其悔過克終允德以冕服法駕奉迎歸亳復位王太甲增修厥德稱伊尹爲師保尹作書三

王沃丁　伊陟　王太庚　王小甲　王雍己　王太戊

篇以褒勉嗣王於是不侮鰥寡保惠庶民庚寅十祀尹象
仕去位恐王德不純一任用匪人復作一篇以訓薦咎單
賢能王任之一循尹政壬辰秋太甲陟號曰太宗子沃丁
立己酉十七祀阿衡薨一百零一歲大霧三日沃丁曰上
天爲之愁慘也以天子禮葬於亳城西北八里祀以太牢
爲服三祀又葬其衣冠於商丘任用其子陟爲世祿咎單
作一篇以告王沃丁在位十九祀而崩子幼弟小庚立後敗
庚日月生二子曰小甲雍己太戊太庚壬子即位五祀而崩
丁巳子小甲立壬戌六祀相君單卒以禮葬之用法方之
子陟爲相天下大治癸酉十七祀小甲崩弟雍己立時小

汝英 南乙 亳 巫咸

甲之子南乙亦長不得立例陟歎曰若立凡弟則昭穆紊矣後世循習將啟亂源雍已怠於政事不親相輔朝貢或有不至王不能懲立十二祀崩丙戌復立其弟太戊時相英已卒太戊舉伊陟為相丁亥亳都有祥桑穀二本共生於朝一宿而拱七日又大一拱太戊懼陟曰妖不勝德君其慎修厥德以禳之太戊大修先王之政申養老之禮早朝晏罷弔死問喪三日而祥桑枯死穀亦旋槁太戊復置二相以陟居右相臣扈仲虺之孫居左相陟言巫咸甚賢王遂以為佐陟等共翼王室商道復興不三歲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太戊贊陟於廟言弗敢臣癸巳八祀陟

孟戲　仲衍　中宗　王仲丁　藍夷　王外壬　河亶甲

年八十而卒葬於尹旁用扈爲右相扈言大廉之玄孫曰
孟戲仲衍衍鳥身而人言（口人手足似鳥）善步而正太戊卜之使
御言以女妻之自後世佐殷有勳故嬴姓多顯列爲諸侯
太戊在位七十五祀而崩號曰中宗葬於栢子仲丁立亳
都有河決之患丙午六祀乃遷於囂（敖倉）河南戊申藍夷結連
諸夷爲寇王命巫咸征之越祀乃克王崩在位九祀庚戌
立弟外壬時扈卒用咸爲相己未外壬崩在位十祀立其
季弟河亶甲咸亦卒遷葬江南囂都復河決庚申元祀築
都於相遷之民苦常役商道復衰常山道上有自稱湯王
友諫王勿屢遷搖本王不聽乃辭去有識是呂容己是二

王祖乙

◎巫賢 ◎王祖辛 ◎王開甲 ◎王祖丁 ◎王南庚

百餘祀惟食蓬藁根顏色如二十許人嘗致紫草貨於染家得物以遺孤寡行日中無影人問之曰吾鍊成陽神與太陽合也多有奉祀之者王在位九祀崩子祖乙立相都復有河害巳巳元祀又徙於邢近耿未幾耿都復爲河圮毀王欲避水患告民極言遷利於丁丑九祀遷河北庇地任巫咸之子賢爲相勤政愛民復興政道丁亥王祖乙崩在位十九祀戊子子祖辛立在位十四祀而崩子幼弟開甲立後曰沃甲享國五祀崩祖辛之子祖丁巳長丁未羣臣立之在位九祀而崩祖丁生四子後皆相繼爲君時尚幼沃甲之子南庚立丙辰元祀又受河害徙於東方奄地在位四祀崩

王陽甲

祖丁之子陽甲立以庚申為元祀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或爭相代立與夏商革命之時相似蓋父子繼立為世自成湯至陽甲雖立十八君實為九世故時人比於九世之亂陽甲在位六祀子皆幼同母

王盤庚

弟盤庚立丁卯二祀老相巫賢卒與咸合葬吳之常熟有咸賢冢由西亳遷奄九世五遷無有定居時盤庚都河北又圯於水癸酉八祀欲復居西亳奄人不欲徙相怨於下盤庚作誥諭之遂渉河南居亳稱國號曰殷自是殷商並稱盤庚大行湯政

殷

百姓咸寧諸侯來朝在位二十八祀崩甲午異母弟小辛

王小辛

立辛不善御民復衰百姓思念盤庚作誦欲感其心辛終

王小乙

不悟三祀而崩丁酉其弟小乙立乙未即位時備知稼穡

甘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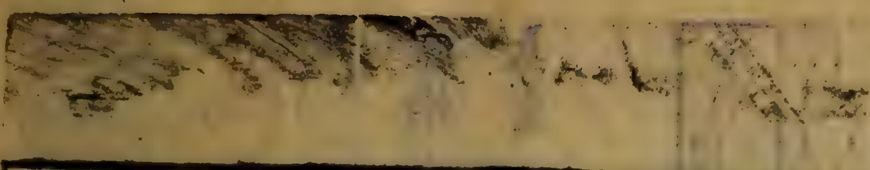
之艱欲振起前謨終無治道在位十祀抑鬱而崩子武丁立丁未爲元祀武丁爲太子時小乙嘗使久居民間出入同事以知其情至是居喪宅憂不言以賢臣甘盤兼冢宰之職終喪甘盤隱去王猶不言羣臣曰不言臣下無所稟命王作書告曰恐德不類前人以此不輕發言謹思治道耳羣臣不敢强靜以俟之辛亥春武丁寢內宮見一紫衣使者口稱上帝召隨之出宮仰見隊仗紛紜香雲繚繞排列公卿將吏輩上端坐一人冠冕旒衣黼黻王者威儀傳呼武丁傍輦諭曰予昊天上帝也適赴崑崙之會自東北至此經爾國土知爾免喪不言恭默思道思之猶未得乎

崑崙大會

武丁俯首曰商自成湯以來反覆興衰臣思得賢則治是以不言耳上帝曰爾既爲此予當賚以良弼贊爾政敎於官吏中呼出一人指謂曰此乃汝之賢佐其名爲說汝其識之武丁正舉頭熟視其貌忽東南上一陣風雲擁一羣仙衆如飛而至首行一位仙長高叫曰自然覺王何故逗留於此上帝令所指仙官隨送武丁回去起輦相迎此時瑤池桃熟已屆千歲會期故赤精子帶南宮列仙來赴上帝與之同駕彩雲頃刻到崑崙絕頂但見祥光映耀空中有無數仙官或躡霧或御風飛馳召請巖前有女童報知金母來迎曰上帝下降實慰我心帝下輦曰盛意見招敢

太始
太素
淨樂國王
善勝夫人

不想侍晨眞遂至碧琳堂元始黃老水精木公太乙三元五嶽及古聖賢帝王有道行諸人都已先在入而成禮未識面者各相通問見上帝之後有一位身長九尺鳳目龍眉美髯紺髮拱手而立衆欲啟問玉晨爲之敷宣曰此乃太始化身太極別體在天皇時爲太始地皇時在天曰太素人皇時下降爲太朴至文明九刼傳我之玉册多得變化之法後當開皇十刼之初下應黃帝甲午歲之三月甲寅三日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於玄天淨樂國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十四月從母左脇而產當生之時紫雲覆護五彩交呈地上變現金玉之瑞以應其祥生而神靈舉措



隱顯號曰太玄年十歲經典一覽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合太虛願輔贊上天福祐兆民父不能抑其志年十五辭親欲尋幽谷修鍊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元君告云可越海東遊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兌起脈盤旋五百里水出震宮自有太極便生是山可擇峰之高沖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昇舉之後應在真光刼中披髮跣足攝伏坎離二真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刼與天地日月齊尊也太玄乃越海而東步至南土翼軫分野果見一處山水皆如師言有七十二峰中一峰聳翠上凌紫霄下有一

巖嵓陽虛寂於是採師之誡曰山曰太和峰與巖皆名紫
霄居無何是山甚寒乏食不可久止因生退志丁遇一老
嫗在澗邊力磨鐵杵太玄問何爲嫗曰將作針耳太玄笑
云何時始成嫗云工夫若深何患不成太玄感其語復回
於路折梅一枝寄於榔樹之上祝曰我道若成開花結菓
竟如其言今樹尚在自此復至峰頭所居潛虛玄一默會萬眞
四十九年乃得上道於甲子九月九日丙寅淸晨天花自
空而下祥雲迷漫山谷去山四方各三百里林巒震響自
作步虛仙樂之聲是時太玄體貌永淸頂九炁玉冠披松
蘿之服跣足叉手立於紫霄峰上雲開五眞領羣仙萬衆

降其前太玄稽首迎拜五真去玉清上帝以子道隆行滿白合昇衆父母已在九霄矣乃宣詔特拜太玄為元帥領元和遷校府公事賜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舄寶圭素綃飛雲金霞之帔紫綃龍衮丹裳羽屬絳綵之裙七寶銖衣元光朱履佩元帥玉冊乾元寶印南北二斗二台龍劍飛雲玉輅羽蓋瓊輪九色之節十絕靈旛前驅九鳳後次八鸞天仙玉女億乘萬騎上赴九清太玄再拜受詔易服飛昇金闕上帝尊為玉虛師相故得同來赴會羣真贊歎神儀不止有青蛾翠環傳報宴已設於龜山白玉臺即為瑤臺傍有十二各真玗狀皆五色石為臺柱西母請衆入席齊王崑崙之

有此一頓衆仙却好遊滅

閬閬風之苑有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流右環翠水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臺上珠光寶焰滿列奇珍異品西母與五女計點諸客於内不見歷劫應化洪崖先生宛丘生曰先生今號錫則子却湯王之聘將托生於玄妙之胎吾從東海遨遊是以見之太乙曰如此須得吾子一行方妙宛丘遂駕片雲東去羣仙爲錫則未到不敢就坐俱散步閒行在臺下遊玩亭亭明玕粲粲珠樹清瑤曲處翠竹林間隨處列百藝之具任情遣興浮丘公藉草而坐在膝上鼓動水絃朱瑟太眞王夫人前曰聞公雅音不勝羨慕我當奉和爲彈一絃之琴宛如鸞

揭出原由

華林 媚蘭 瑶姬 玉巵

鳳和鳴衆仙無不贊美曲未終即有百禽飛集應元子低問赤松曰女道友係是何人赤松曰此西母少女也母生九子五女復收清真道行之女三十二人爲養女九子隨東王公在碧海潛修不涉他務西母與諸女在崑崙精煉其親生五女長華林字太煥次媚蘭字太英次青娥字太武即南閻老姥也四曰瑶姬字大瓊少女玉巵是太眞夫人也與中央氏爲配時乘白龍周遊四海談論間猛見林中金光如矢直射林表趣視之見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中一矢得十二梟設有入而不出者天帝嚬噓發笑開口有金光流出若電王公更與之投千一百矯（矯矢躍出狀也）衆觀

望末已山前白鴿鷥翔人聲遠達鎮元子曰是誰在彼施逞同衆往視是紀石指揮行童掃去石壁封衛掘大筆蘸墨捺袖攀籐仰面橫作古篆六大字

地首崑崙之墟

書罷投筆於地踴下對衆大笑腦後有人清歌而來曰

心上地可栽培性中天須一育吁嗟塵事今多反覆又手旁觀今石枰局

乃王倪也子州支父曰聆子歌聲動我奕興且尋蒲衣子對局去鬼臾區謂曰凡藝之爲樂不一而足果知奕趣無窮我更做其大意製就一物袖中摸出圓木三十二皆有

字式支父問何名義區曰奕者取攻圍之義故名圍碁今以形體爲號是曰象棋又問其矩範若何區以短杖畫地爲局縱九橫十亦取十九道之義中分河界兩設九宮其用乃有則焉

將軍不離九宮內常守宮中行一步士止一尖不離宮不出九宮行口字象飛四方營四角斜行田字不過河馬行一直一尖衝前子碍脚行日字砲須隔子打一子隔二不打橫直使車行在路任西東一見便食莫同路惟卒止能行一步彼子近身方捉捕過河橫進退無蹤自家臨危難救護

支父會其義廣地對着按法行之條理分明觀者拍掌曰直與圍棊並美轉覺快暢二人交遞不已遂成和局重整局勢再下祝融曰蒲衣若見定為奇妙不知今在何處容成曰渠為塵埃染污芒鞋在赤水中洗濯少頃便來也麼壽指曰來此一片青雲敢是錫則子至矣衆仙趨去匪不敢怠慢收棋而起和支父攜手同步西母跨綵鸞半空遠迎須臾雲頭開處三位仙真全身現出諸真接見邀上臺禮畢黃老曰道君將行教於世然此會千載一逢吾輩樂事何必守宮不出錫則曰世道下移不得挽回其勢借此遊戲人間耳元始曰維持濁世誠三才之大幸玉晨曰幹

爽道化非道長不能顯大手段豈惟濟世安民不特經天緯地

武一思道帝賚良弼感通之理初無可議後儒因其徵一時出入民間遂謂先識傳說假夢兆以服衆心何見之小也且立賢無方湯之訓也又何慮羣臣之不服而必爲此總由塵濁日深與天漸遠反疑古人行事不實豈知一誠感格呼吸可通帝座夫豈遠哉

叙述王虛師相道行根源歷刧修證乃能臻此則凡學道者當操存於造次顛沛猶恐不及何敢少懈也

○○○遊仙苑父女重逢○○○錫天爵君臣共證

東王公向錫則謝賜經玦錫則亦答謝前會之擾并謝元始兇率之召元始問何見却錫則曰彼衆延往嵩山談道此舜訪蒲衣時故未及領教叙話之際西毋與諸女送席赤精曰不必更定位次照前會方諸坐去新至者各序尊卑可也羣真曰善此㑹乃元始錫則玉晨上帝斗父斗姆上元后土黄老赤精水精三皇兄弟三十三位以下三元太乙太玄蒲衣黄蓋廣壽祝融玄女鎮元金蟾五嶽赤松大庭宛丘女媧浮丘應元鬼臾區泠倫一眞紀后支父大撓闘苞應元之子女眷屬及岐伯雷公善卷白石生李凝陽朱襄君仲高

何侯小子章寗封子招曰宮赤將月府嫦娥本公帶巢聖
燧皇并方諸仙衆祝融同勾芒蓐收玄冥黃蓋宛丘又紛
五龍巨靈黃神犂靈皇覃神民諸氏師門務光仇生昌容
諸子共添百有餘位新客王倪爲崑崙佳壻容成是西母
高徒俱坐東帝之下王母諸女王席相陪丁甲神將部從
曹宮等衆别宴於山腰羣仙坐定女童送酒進饌臺下奏
樂酒過數巡帝舜就席問何侯曰子往碧海報功未曾會
子子於何時昇舉何侯曰帝昇遐後至夏禹時五老復降
以藥一器授子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之不竭以餘
酒遍灑屋宇拔宅上昇凝山之巔遠隔塵世五老引見上

拔宅始見

帝黍授太極仙人之位宛丘認不得李凝陽竊問赤松曰形體魁梧者為誰赤松曰古狙袖毛也善尊出元神之術更姓名曰李凝陽惜未得真道公可教之宛丘惶讓錫則子聞曰導神固美中有四惡得陽神者把握在我若鍊陰神夢影相似一也神不守舍痰古其竅即至心志混濁多生疾苦二也出舍無知或遭虎狼殘食其屍神返無依使魂遊蕩三也修真原宜恬靜非由外致冒險出遊與道何益四也有此四惡速當改圖可以行遊久住方竿見影矣凝陽出位跪懇曰賤體愚濁飛昇無日還求道君丹旨解去屍藪得瀟灑之趣也今此大會本不敢與尊為欲求上

道故勉赤松道長提挈至此、若蒙教誨、感刻難忘。錫則曰、未可遽厭此軀、予將有事於東南、俟後再會、細談玄妙也、太乙起問曰、然則投胎孰勝於神遊乎、錫則曰、投胎有三、有形神俱往、與道合眞、若變現遊戲者爲上、有分神化氣、若花木移栽、插扦枝梗、根本猶在者爲次、有剛巧奪舍產毋坐蓐臨生、遊魂急踞其胎者爲下、子之出世、託胎形與神混一自然。借此以示其實、現身說法。以醒愚迷。太乙頷謂弟子曰、聽之。諸君功行洪深、尚以濟度爲急。爾等可不努力。羣仙亦相戒曰、微末道行、敢不深自勤勉。自此皆欲行道立功、乘時降世矣、言談正濃、頓一筆、王母命諸女出席送中

百儀

兩詩云空山鳳梅吹雪舞鄉音調玉音躡非世上寶爰得全母心淵明月盤者也

黃之酒令玉女百人所嚴前豔馥奇葩在筵前對舞五采繽紛異香旋繞宛似織成一片文錦舞畢花瓣從空墜下紛紛鋪於階前白玉板上如入寶攢成起一陣和風掃入翠水隨波而去王母又招一高髻女姑曰百儀令呼百鳥作樂獻技百儀呼羣鳥之名一時齊集臺下

孔雀開屏鸚哥度曲不施朱粉畫眉故自清揚能協宮商百舌本然巧妙雀唳長空鶤啼紅淚鳳鳴簫管之音不羨穿雲裂石鶯轉笙簧之韻且停擲梆遷喬輕翻小燕宛若裁花之剪遠舉大鵬運如蔽日之雲鴛鴦唱和沙頭鴻雁橫書天際歌者歌舞者舞爭輸妙技各逞所

長更有微物通靈亦與仙家助興蝶翅花間句拍拔桂
頷水底鼓頻撾
衆大笑曰二物技癢矣王母令止之目儀揮袖如虹皆歛
翅低聲散去王母獨呼青鳥快來於內飛下一鳥體羽青 樓出青鳥無痕
翠可憐集於陛下候旨王母曰汝可領童兒篛筐籃鉤杖
到閬風苑去檢紅熟桃實盡數摘下犇星青鳥奉命而去
廣壽問此鳥何名能知人意母曰此與玄鶴焦朋爲友殆
鳳凰之儔凡赤色者爲鳳黄色曰鵷白色曰鵠紫色曰鸑
青色曰鸞即此是也赤松曰不意生此先彩想其喜啄落
英致此鎮元曰赤松翁幾時見過能知此鳥之群亦松笑

謝宛丘亦時傷宛然之沉淪凌波何日

曰乃我之阿徒鎮元曰道翁原是烏師赤松正色曰此必帝少女也浮丘曰久不論及家事我女果在此耶俄頃見衆童擔籃上臺玉女托金盤於兩旁童兒掀開籃蓋一顆顆堆於盤中鮮紅可愛香氣逼人如斗來大一團赤玉纔盛三十二架籃已夢如見底王母正待責問青鳥飛來稟命母曰且來見汝父師烏曰我父亦在會中耶於座尋見浮丘趨近膝前頓首嘶哏作哀苦狀又遶身三匝向赤松亦然浮丘見少女形骸不免爲之感歎然不若凡情之悲痛也王母與青鳥問曰向令朝爲供使暮歸三危今爾典守閬風何失職不省致仙菓爲物所傷有褻佳客青鳥曰

白猿

炎帝少女所擒是制化之義

小鸞承命孜孜未敢少怠、或隨班聽講時、不防山後白猿勾集衆多子孫潛入苑中偷食適去摘桃猿心未饜潛撫枝頭密葉處被我抓擲與董索拷始知現拘候旨王母曰此桃乃上仙所享雖地行善覺神仙尚不能知其味畜類乃敢殘食罪不勝誅矣金蟬子歎曰善哉吾聞此畜純禀西方之精竊古坤維之位性喜攀緣樹木以花果爲食故冒金母之禁但此非比他獸不傷物命可赦其無知留以供役何如金母點頭教拘禁之乃起親捧蟠桃先奉上座高眞將排次送去蒲衣祝融齊曰無煩賢主費手各自從便滿座曰二公言是皆出位來取恣意擘開啖食獨紫庭

眞人夏禹手拈一顆起身進呼曰熊快食桃去臺下起陳旋風現一物龍首鼈身三足而黃色禹王投桃與之皇覃訴曰白猿偷食致于天譴此畜何敢擅嘗黃蓋曰禹父縣入羽淵化此今禹證果度歸正道凡食異品必先奉食蒲衣惻然曰唐堯仁德愛民舜禹至孝澤及後世今雖歸位特出

三元封號

三元未審按司何事乃求元始爲衆宣揚以彰無漏元始手執如意朗聲而言曰凡勤修苦行者毋忘道之不成特患功之未滿耳三子皆建天地莫大之功爲萬世君師之法本自三元眞炁今勑爲三官大帝官者司也官天下而無私也上元爲九炁一品天官處玄都元陽九炁七寶紫

微上宮總主上上宮諸天帝王上聖高眞森羅萬象星君每至寅月十五日上元考籍中元勑爲七炁二品地官居九土無極世界洞空清虛之宮總主五岳諸神并二十四山川九地土皇四維八極神衆每至申月十五地官考籍勑下元爲五炁三品水官來往洞元風澤之炁晨浩之精金靈長樂之宮總主九江四瀆三河五海十二溪眞聖神君每至亥月十五水官考籍三元在三界中上至諸天大神升臨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之簿下至人品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潜動生化之目並俟三官集聖之時分别錄奏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切輪轉隨光生死善惡

分明無復差別也鬼吏匝稽首問曰三帝之功成多賴稷契皐陶伯益之力（折山四岳）何以酬其勳勞天尊并為賜之元始曰后稷乃東嶽托生向為太華真人掌天仙六籍為東嶽天都府君益賜為太靈蒼光司命真君執掌人世臣民貴賤高下之分祿科厚薄之事地獄各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修短之期伯益即南嶽後身為慶華注生真君主於世界分野之地兼督鱗甲水族變化等事皐陶是西嶽所化動為素元耀魄大明真君主晉世界珍寶五金之屬陶鑄坑冶兼羽毛飛禽之類契乃北嶽轉世今為鬱微洞元無極真君主世界江河湖海淮濟涇渭兼虎豹走獸之類虺蛇

昆蟲四足多足等屬三元四嶽有此宏勳報之天爵又令其子孫廣衍先世亦有褒封此數子者皆根於黃帝因追念黃帝之功更盛於三元五嶽發願廣大化及羣生其德不可量其機不可測故封號爲九天應元雷聲普化眞王

鬼臾區又啟曰望天尊詳言名號之義使三界萬靈十方諸聖莫不贊我天尊之元化也天尊曰非謬爾稱揚字字皆合實義九者天道陽數乃綜三十六天之總司也主於震故東南有九炁之說即雷師出入之地始因東南九炁而生正出雷門所以掌三十六雷之令受諸司府院之印生善殺惡不順人情蓋以九天之名取陽剛不泯之謂應元者無物不承天休命

而生為善之長為時之首五行之先也雷者陰陽二炁結之而成天地之仁聲旣有雷霆遂分部隷子因析爲天地水龍社今之爲乃天之號令掌生生殺殺之權動靜莫測萬神之奉行也聲者生也萬物以雷聲震動而萌所謂天不言以雷代言也普化者上天下地四維八荒無不從此而化眞王者正一無爲至大至尊也眞王宰御三界其道在乎巽方天中之地也東南九陽之炁結清朗光所居神霄玉府在碧霄梵炁之中去雷城二千三百里雷城高八十一丈左有玉樞五雷使院右有玉府五雷使院天有四方四隅分爲九霄惟此一霄在於梵炁之中在心曰神故

曰神霄乃眞王按治之所臨蒞之都卿師使相列職分司主天之災福持物之權衡眞王之前有雷鼓三十六面二十六神司之凡行雷之時眞王親擊本部雷鼓一下即時雷公霄師興發雷聲也雖曰二氣之激剝實由神人之鼓動雷公即處方頤入雷澤而爲神者也力牧勅爲雷師皓翁凡雷霆所施號令是其敵焉五雷十雷三十六雷皆當時輔相有功之臣一無遺棄當知雷主發生霜主肅殺秋三月有青腰玉女出以降霜即天地造化之機也衆仙聞之擎拳俯首贊頌宛丘在座連聲嗟歎曰曉我者成此弘（引起下文）願豈可偃忽林下作散逸人耶今卦象紛紜玄微相[illegible]我

且應運而出重新敷演庶不負初心亦有補於天地也黃老曰公既出山維振綱常闡發玄理我當三遣火羽來報伏筆聖瑞五辰日視諸徒一眞曰上眞既慨許相助我等敢不乘時立功贖過乎不覺日晷移東月魄漸上衆欲告辭羿封戲謂神羿曰太陽已下沉落棠皓月登於吳泉之上今夕安心醉宿月宮矣仙人亦有此情羿曰令羲和代驂六轡在榑桑折桃枝爲鞭鞭扶日車之御馬出虞淵至於連石令羲和復入虞淵爰息其馬子將速回督其蚤駕也雖往來月府豈有壓念而子乃爲是言寧封曰各處一宮未免寂寞耳羿曰初入時有鬱華赤文作伴月宮亦止結璘黄文同居近棠

上帝勑我爲日宮天子太陽帝君姮娥爲月府素耀太陰
皇君世稱素娥以人世男子之剛腸烈性正直聰明者上昇爲
日使女子中王蒙冰清幽閑淑德者使爲月侍今日中有
五大相月中有五夫人也此時天色晦暝玉女皆去張燈
于母止之命亟成亟陽取丹與衆仙明目二子應聲捧一
小壺到臺揭蓋時紅光透起傾出數粒大如黍米放文玉
盤中和以甘露呈上筵前取金匕列下請衆仙共享各趨
近嘗之馨香觸鼻一滴下咽輒醉頓覺光滿一臺明過白
晝相視其目皆光芒四射如炬驚訝不已太陽君問曰是
閑中照應
丹與前不死藥相似否王母曰丹非一種方各不同此爲

宵明

燭光

燭龍

流光金丹以之代燭登比氏二女合服一黍據河大澤其
神光能照彼方百里故字二女曰宵明燭光西北海外赤
水之北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竊舐臼中餘藥即直目正
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開閉為此方晝夜不食不寢能請
致風雨燭照九陰幽隱是為燭龍皆此丹之功驗也衆座
仙真方知此丹之神貴復飲瓊漿一巡顔皆渥然或倚柱
高歌或仰天長嘯天帝恐失規矩辭以不勝酒力王母曰
聞道君將降東土不可有悞誕期咸當護送元始邀在會
同往錫則辭謝王母不敢相留揖遜下臺一路鳳噦鸞鳴
飛翔左右玉童執羽蓋前導靈妃吹笙簧後隨行過瓊房

璩闕遥見玄圃大開寶樹琪花色香俱勝其中桃木千行早又含葩露蕊回顧紫霄宮蕋珠宮縹邈雲外俯觀丸芝洞萬香洞岑寂烟生歷此不自知開之令人羡

少女易形伯絲變相其跡相似然一為羽屬一為介屬雖俱證果不無雲泥之別根器不同故也

李凝陽形體魁梧無益於正果可見妍媸好醜皮囊也欲得瀟灑自如信乎必須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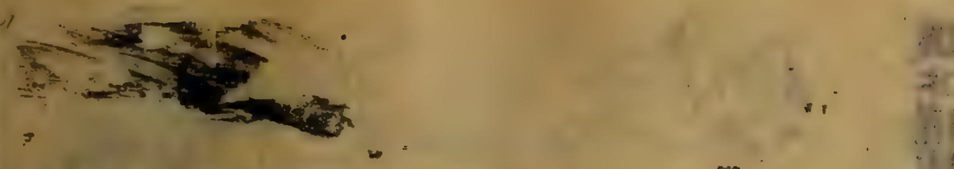
此篇以三元四岳雷尊太陽太陰等證果發明無數至理可知天尊錫爵如此郭重益見封神等書之不經矣

銀氷甎爐
同轉月以

○○○曲仁里老子臨凡　○○○雲母山籛鏗麾聘

至崑崙下都有沙棠木凡人食其實履水不溺以其木為舟弱水不沉下都之川澤林巒鳥獸草木使人應接不暇容成子蹲踞醴泉邊倚石瞪目而視鬬苞扶之不起反向侍童索筆墨扯下裏襟描畫崑崙景致頃刻圖就纖毫不遺旁有細字註明遍衆覽之

崑崙墟基廣輪之高庳方八千里高八萬仞步上三千五百餘里蓋天地之表柱也去嵩高五萬里有木千長五尋大五圍其實類穀食之益壽南有深淵可三百仞曰靈淵而有九井以白玉為欄楯白銀為牀檻震有九



渡火

門開明天獸守之身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而立百神之所在復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向八隅之巖㟪莫能上下有樹鳥六首蛟表池秩樹白鶴青鷺西有鳳鸞皆戴蔽而舞其北有文玉玕琪樹三珠樹不死木又有離朱木智栢聖木甘水轉東乃六巫所居戶後有琅玕子樹觀其大概在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閬苑之西有層城九重曰天墉城中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四周弱水環之其水不浮鴻毛外有炎火之山雖大霖雨其火常燃有白鼠時出其間無不曲肖且極精詳見者皆賛其精妙容成笑曰猶此圖去自有用處同衆渡

伏狮

溺水過積石山駕五色祥雲起半天霞彩片時已至南瞻
錫則晹乘日精駕九龍空中謝別羣仙化一大星突流於
一小園之中（亳州有流星園）浮丘白石容成一真金蟬菩巻諸仙
亦欲就此降先別諸眞飛身而下宛丘白去行事其他自
還天宮洞府錫則雖累世顯化而未有誕生之跡將欲和
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玉女降於善門道商南庚五祀
庚申自太清仙境分神化氣始寄胎於玄妙玉女腹中玉
女時年八十而無壻毳身如玉貞靜自守忽受孕於天然
容色常少神氣安閑所居處六氣和平衆惡不侵冬無凝
雪夏無酷暑常有祥光覆映左右五行之獸衛其堂室懷

大聖人降生自然奇特且不可以實迹聚揚誠恐其意云何

胎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武丁三十四祀庚辰二月十五日玉女夢見天開數丈有衆眞捧日而出玄雲旋繞其旁覺而起立渦水園中時當日初出手攀李樹對日凝想良久日精漸小從天墜下化爲流星如五色珠飛至口邊因捧而吞之忽從左脇下誕生一子初降即行九步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及幽冥九獄度應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復趺坐李樹下指樹曰以此爲吾姓是時陽景垂耀端靄照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所生之地在苦縣之瀨鄉曲



仁里在亳州歸德之界，即鹿邑地，一云若竹，又名衛貞縣。賴鄉一云萬鄉，有流星園、太清宮、九龍井，諸勝蹟存焉。于女視之，鶴髮龍顏，頂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絡歸文，額有參午達理，日月角懸，㫝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眉廣顙，疏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浴於池中，有九龍化九巨鯉，吸水噴之。玉女跪捧鸞水浴之。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伏滔北征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每汲一井，九井皆通，鹿邑𩂯溪池也。遂能言笑行動，人皆以為怪異，或勸坑之。玉女父曰：𩂯飛名賡，本皐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身之道。父𩂯賓，性極慈祥，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飛雲下迎昇天。𩂯飛感父上昇，精修

老子

大道至是聞女無夫生子見有聖徵命女用心撫之生甫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至六齡乃謂耳大取名重耳字伯陽人以其生而白首號之曰老子以其耳曼無輪化後謚曰聃故又稱老聃自紂聖智神化及長身長十有二尺形如喬木有四十八齒聖母既誕育道身未幾霆飛昇化至是聖母亦將返天位欲示世人以師資授受之道乃告老子以受生至道問答經句聖母曰我將行矣當有太乙元君語汝丹方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謚位無上元君老子再拜自送於是乃遠遊山澤求鍊神丹行經勞山果遇一位高眞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

人老子從之問道高眞曰吾太一元君也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授以秘訣老子退而修之明年復於歷山會見元君乘白鹿遊行樹下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吾為羣仙之尊萬法之主玄靈秘術本吾分也奚辱謝焉老子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令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友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降不足給藥給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吾於每年子月子日降教於世也言畢雲擁鹿足冉冉而去老子乃垂法以勸來世謂神仙之道必假修煉而成故期以守眞抱一煉丹

服炁然後乘空凌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以開未有之規模為渡人之舟楫歷代皆尊無世不見也商王武丁感上帝之賜坐以待旦黎明召百官畢集乃發言曰夜夢上帝云有聖人名說廼繪畫其形使百工以之夐求於天下訪至北海之洲平陸得一人於傅氏巖中版築其形惟肖問其名曰說字曰豫是處有澗水衝決通道常壞使囚徒刑人脩築說代為胥靡以供食邀入都見王王曰是也與語三日不知倦叩其根由乃王陽甲之孫隱姓埋宗甘為賤役武丁知其聖乃虔告重屋爰立作相以冢宰而兼師保置之左右命以朝夕納誨以輔厥德由是君臣道合政事脩舉殷道大興武丁以

傅說 恐錯矣

祖己

說得於傅巖因號傅說陝州有傅說隱室名聖人窟說陳言天道與人
道未嘗不相為用王好祀鬼神時設祭享蓋商俗質而信
鬼說復有黷於祭祀之戒言當教民以正丙辰十祀春王
祭成湯明日又祭禰廟特豊有雉飛登鼎耳而呴王懼祖
已曰臣名之後豊於昵失禮之正爰作訓誥以感王武丁反已
修德蠻夷編髮來朝者六國以所貢為章服多用翟羽之
文其後重譯來者又七國北之鬼方無道負固而擾諸夏
其俗隨水草蓄牧衣皮毛以氊為廬幕怒殺父兄娶先私
會病則燒石自熨葬則歌舞相送或以屍置樹上三歲後
收焚其骨王欲伐之傅說曰鬼之為言遠也性最狡猾務攻其
心三十二祀王撫六軍徂征鬼方敗走遠遁王不欲進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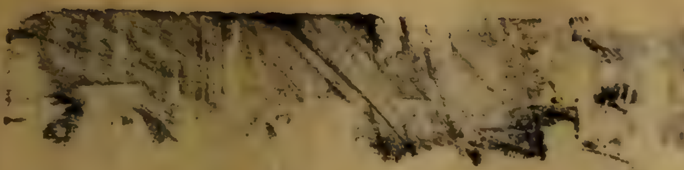
說爲老彭爲此故也

屯兵三祀以守之鬼方主感格來歸王始班師從此氏羌之屬莫不朝貢豕韋謂王窮黷武功困竭民心為亂王欲移師征之豕韋懼奔投曲阜劉累之後御龍氏御龍夜縛出獻王斬之以其地並封御龍丁亥四十一祀王臨朝而歎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既而遯去終不顯其跡予無所從學說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欲弘治道須求博古之士傳述先王舊章遵行以克永世聞江淮間有彭祖者帝顓頊之玄孫已七百六十餘歲信古而能述王以安車厚幣求之得於雲母山中用為大夫掌古史籍惟咨以先聖賢之事每稱疾閒居大彭自郟陵北岡隱去關淮泗

可見人不宜自滿小往大來乎

〇青烏公

有白石先生其道以交接為主金液之藥為上常煑白石為糧亦不絕酒脯穀食日行數百里彭乃東遊見之視其容如四十許人問曰先生何不服昇舉之藥而久鹿鹿於塵世乎答曰天上之樂憇不異於人間且上界多至尊奉事更勞於人世故我不願也（衆仙皆呼其為隱遁仙以其不汲汲於上天之職也）彭然其說叩問年壽幾何曰汝初生時我已二千餘歲彭自以為多壽不知更有若是者遂師之盡學其補導之用房中之術自此娶妻生子不休奚啻數次漸覺和氣耗傷肌膚不澤恐不度世因無心再娶收一徒曰青烏公壽亦二百餘歲終日與究長生妙理鉛汞工夫彭祖厭肉多身重



青精先生

行歩遲滞因跨鹿入雲夢山青烏策杖後隨乃采雲母與水桂作粉為餌并服水晶麋角散畧有少容然以攀泊為歉不能暢適青烏諷之曰傳言大宛有青精先生幾千歲矣色如童子歩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彭祖曰予之愚心未願此已任世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骨節堅強延年久視風寒暑濕不能侵鬼神衆精不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耳若失性好深僻不交俗流去人情遠榮樂此（一派狐言）等雖有不死之壽如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性（貞守）（大是）異氣且置於後未可問也青烏私忖修道者當以遠去人

孝已



情榮利爲務豈可豈高入不問以貽後悔遂辭別西去彭
亦任其所之値商王來聘遂應召而出辛丑五十五祀上
相傳說病甍有大風從其寢室旋轉有衝雲漢皆以爲異
蓋說深得廣成眞帝之道默而密修故得返眞焉武丁哭
臨其喪葬於平陸欲擧彭祖爲相彭苦辭因薦人伾山務
先於商王俻乘輿往迎光笑曰箕星已歸天上老彭欲借
我以脫已責此地不可留矣遂投浮丘山旋復遊於中條
諸山王又請彭祖爲相彭曰不容我安靜斯須將從務光
遊矣王乃用祖己爲相政事不失五十九祀乙未王武丁
崩葬於西華長子孝已次女載意皆天性極孝事親問安

戴意

觀化氏

高宗

王祖庚

王祖甲



嘗一夜五起於四十八祀孝己爲後母觀化氏殺死戴意逃去不知所向武丁怒殺後妻於是次子祖庚嗣立丙申元祀相祖己頌武丁之德上廟號曰高宗配太宗中宗之美甲寅九祀祖己卒未幾王祖庚亦崩在位十一祀弟祖甲立初高宗欲舍長立幼祖甲逃於民間至是而民立之故能知小人之依性極淫亂而好神仙導引惟處深宫講採補事日久精力不逮遍求方藥以助閨彭大夫善補道之術使人覘之見其從且至作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不安即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存想其氣雲行體中上達十指下達十趾未尋即

采女

體和使者盡述其事於王王自往問訊唯唯漫對不告所以王不真怪明日又造其居談笑相投曲言及補導若罔聞知是常往會之前後致遺珍玩數萬金皆受之以賑貧乏性沉重終不自言有道每周遊獨行人莫知其所詣有車馬不乘或數月或百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自閉氣內息王卒難測其道術後宮有采女者是太戊時選入知養命之方年二百七十顏如十五六愛靜獨處人莫敢犯諸王欲幸之即以死自誓遂聽其靜養爲立華屋紫閣於掖庭以居之祖甲因免采女往探彭祖采女素知其有道乃乘輜車前往拜見先叩其根由彭祖見

舉止不凡幸神閑逸知其少有所得遂不隱諱曰吾昔陸終氏子也在胎時父即離去吾母生三歲又失吾母遇大戎之亂流離西域十數載復歸中土和滋味以事堯歷虞夏殷也有功受封於彭辭夏后之禪學道於白石既而僻居雲母山曾喪四十九妻亡失五十四子加以少枯數遭憂患所問淺薄不足宣傳采女曰久聞先生得道幸悉教我無秘彭祖曰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五連六氣之傷感小復曉道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又得四百八十歲如盡其理可以不死只不成仙耳采女復問養壽之道彭曰養壽之法唯莫傷之而已夫

冬溫夏凉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不才之人不識事宜流而不返。故絕其源。有上士别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色使人目盲等戒。凡此者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内理空踈。腦髓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内患不興。外海莫入。

老君降凡開大道之宗。使萬世修眞之士有所因依。傳

經啟教。皆歸實理。初非風影之談。會其旨者。自應點首。乙從庚化。甲木比肩。有謂太乙爲上善若水。蓋乙癸同源也。皇人尋聲救苦。世之大慈悲父。乃現身爲元君。復分身爲大士。隨感而應。豈以婦女爲嫌乎。

高宗得傳說。爲相、培植國基、復衍廟祀二百祀。賢者之關繫。其重若此。學者欲培植道身。可不精於輔弼者耶。

白石生乃須彌弟子、何以不修大道、致後世旁門一派是仙家敗類、彭祖從之遊、所以當身不得正果、

彭祖之愛性命可云極至、而不修眞道、優游自戀、故卒至沉淪西蜀、惜哉、

楞嚴經所載精仙是也

黃山君

延生所尚

○○○中條山老彭遇救　○○○　西岐周宛丘降凡

若本充實豈有傷殘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而獨戒於房中。惑矣。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終無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者。即不死之道也。采女辭別回宮具以諸要教王。王試之有驗。欲秘其道。乃下令禁國中有傳彭祖之道者誅。并欲害祖。采女知之。見王淫亂不久必亡。遂潛出宮門夜叩告之。祖密同黃山君遁去。後有黃山君者名喜。修治其術數百歲猶有少容。乃追論其言集為彭祖經。彭去入南閬山中居止。改名延生

武夷

王廩辛　王庚丁　王武乙

子高惟服糜角與采女爲夫婦精氣和合未嘗相攜後生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即名其山爲武夷乃自喜曰我子孫雖衆皆耳傳彌遠今舉此二子可教以修煉之道矣令其奉母居於此山我將肆志遠遊學傳眞道飄然自去祖甲自得彭祖之法壽過百歲强壯如五十時慾心愈熾又選妖艶之女百人晝夜宣淫不節失道走陽而崩享國三十三祀庚寅子廩辛立一曰馮辛在位四祀崩其弟庚丁立八祀亦崩壬寅子武乙立時東夷寖盛分遷海岱王患之乃設戍於淮泗復去舊都徙居河北名其都朝歌取朝覲謳歌皆歸之意衛輝即其地武乙不修厥德惟以殺伐勇力相尚濰水有一老人

說法

教民當惜性命。輕棄不能再得。乘舟至橋下必先登岸過
而再乘、（迂得妙）恐為石梁所壓。凡有舉動、必察干支所忌而避之。
世傳有彭祖百忌。
彭城西北隅有井泉、沸如濤、人皆聚觀、石欄旁、
老人亦欲往觀、乃以巨繩繫腰、繫縛樹上、旁教數人扶住、（何苦）（亦寓言警世。）
始俯頭下視、謂眾曰、臨此不測之淵、何可不慎、必有顛挫、
即為淹沒之鬼矣、由是眾人不敢登高憑險、愛身如寶、皆
以功利為濬、而弗求、王知之、曰以詭異蠱眾、誰為子共理
此必東夷之間客也、命拘斬之、官吏奉命而往、老人不能
避、隨吏解去、渡河至中條山下、見有八人圍坐松陰旁立
數童、內一蓬頭者跳起呼曰、子是彭大夫、因何遭繫、吏述

其由其人勃然曰此老不禁刑罰我當代行吏也衆速行蓬頭大咄曰借汝歸告我等皆天人苟有不敬能降譴責也推老人背飛陟林巒而去衆披靡不能限閡隸於王武乙大怒盡戮其官吏以土木爲偶人謂之天神令人與之搏鬬偶人跌仆即批其頰曰強橫亦如是耶復牽而戮之又爲革囊盛猪牟血懸而射之貫革血出淋瀝於地遂拍掌大笑謂之射天每喜遠出遊畋傷殘民稼時一眞奉師命爲殷德將衰於今癸酉歲當圭瑞十三劫有聖王應運而起令下山輔正立功來中條辭玄女偕與岐角雷公風后務先仇生六位共議時政適遇彭祖務光命與相識問

出原由、喝退衆人、攜之入山細問、彭祖、道祖甲之、淫亂武乙之强暴、玄女曰、積善有慶、積不善有殃、理固然也、祖甲之亂、始七代而隕、其子孫武能强明勤政、猶可少挽運數、今武乙益以暴虐、三世而斬必矣、如罪惡貫盈、身且不得其死、能保其子孫乎、西岐運氣攸歸、當生聖主、以應其數、將令小徒伊尹、下山爲輔、諸公何不乘時建立、一眞曰、師尊之意爲此、但戒吾創基少陽、切勿曲取、故我欲往東去、待時而動、玄女曰、公運將至、予當遣物相報、岐伯曰、不宜與我爲鄰、察其世修仁德、其子孫必有天下、我將逸於弇中、俟宇内澄清、凡有疾病者、用藥餌拯治、闡發淵微、廣行

此道畧稗王化之不及也、玄女曰、二公正無衷道主人幸值務道友指引、光欣然五人結伴同行、彭祖留居中條日與風后伊尹講論陰陽千八十局奇門遁法、玄女爲劫運已至、謂尹曰、汝雖輔命之臣、須得撥亂之主、尹曰、先聖後聖其志相同、故主戌湯棲神於濟陰願再奉以除暴救民、決不戀戀於子孫也、玄女然之、於是屆期相次而出、玄女曰、聖賢秉陽剛中正之氣、雖棄世而神不泯、亦如尸解蛻化二人、同降岐周自成弘勲也、風后曰、殷周是棄邦之後、湯距今五百餘歲、而反托生於周、疑於倫理有乖乎、玄女曰、考諸世系、湯猶爲姬昌之姪、以姪繼叔、無傷倫叙、且昌

仁慈必不舍經行權惟湯可繼而行耳湯與尹始以師友爲君臣今以昆弟爲君臣亦無不可也風后稱善彭祖遊談無伴隨別去訪青精先生消息直至大宛問人莫識回至華陰遇青烏公始知青精即死丘所假已托生於周公季爲子矣自此彭祖與青烏居華山静養務光五人東至朝歌郊外聞武乙囊血射天僇辱天神雷公大怒曰回雷城就殲先以無知小子正法於是送岐伯入東陽桂巖又（伏筆）與務光引一眞至東海善門投胎其先代曾爲四岳也爲（姜恒一眞）受封於呂流居東海世崇忠孝一眞遂托生爲仇生留務光往北戶鄉山中雷公入澤理事畢即上雷城施行丙了

王文丁	姞氏	台璽	叔均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夏武乙獵於渭河白日麗夫忽起霹靂震死在位三十五祀近侍輿歸其子太丁迎葬於都之東北丁丑即位為元祀因名與上祖相同乃改為文丁壬午六祀荒戎侵擾（倩作過文）諸夏西岐周公季伐之大克季爲稷十六世孫叜納姞氏生台璽襲爲后稷之官璽卒子叔均立均卒子不窋立是時夏太康失國廢稷官不復務農不窋既失官去夏戎狄居之號北豳（慶州弘化縣南三里有不窋城）不窋子鞠陶鞠陶子公劉雖在戎狄復修先業務耕稼相地宜又徙於漆縣（邠州新平縣）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爲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踰毀踰子公非公

差㴱 毀吟 公非 高圉 亞圉 祖類 亶父 獯鬻 唐玄宗以獯鬻類幽荻改銘 畎夷

周

非子高圉皆能修祖之道豳人效化高圉子亞圉字雲都

圉子公叔祖類凡四稱一名組紺諸字叔類號曰太公常自歎曰聞德爲賢

者所附吾國世德相濟當有聖人適我周之以興也叔類

子古公亶父大修后稷公劉之業施德行仁國人皆戴之

時狄人獯鬻正强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與之侵剝如故

古公乃屬耆老曰狄人欲吾土地吾將去之乃與眷屬渡

漆沮踰梁山居於岐山之下豳人舉國相從地近畎夷古

公乃變戎狄之俗營築宮室城郭爲邑於周原遂號周國

居三年歸者日盛始作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

典司五衆教民蠶桑耕種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古公初娶

有邰氏　太姜　泰伯　仲雍　季歷　摯任氏　太任

有邰氏女爲妃曰太姜美而賢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時商道寖衰周日强大古公有翦商之志泰伯諫不可季歷有大器毋與古公相授歷娶摯任氏仲女爲妃曰太任仲虺端莊誠一與姑太姜比德及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以爲胎教武乙癸卯二祀季秋之月甲子有赤爵啣丹書入於鄷止於户季歷得之視其書曰

六羽初庶八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華藏



姬昌

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是繇太任生一子曰角烏隼胸有四乳古公命名曰昌常抱置膝上曰我國當興其在昌乎泰伯會其意即與弟雍逃至東南蠻地其俗習於水故斷髮文身以象龍子使不傷害二人效之以示弗用（在蘇州北五十里梅里林其家猶存）古公薨泰伯仲雍還奔喪哭於門示夷狄不入之庭留之不克於是乘歷立時昆夷更强結連羌戎諸部直犯豳民驚恐周公季出兵激擊大敗羌戎於河曲昆夷遁去季復進伐西落鬼戎北地頓以安息士丈丁以周公有功賜命牧師（爲九州牧之師）長丁亥周公季薨葬於南山（在鄠縣）戊子子昌立（時年四十六）明

帝乙	啟	仲衍	受辛	母后	元銑	箕子	紂	比干	商容	梅伯	鬼侯

祀己丑殷王文丁崩在位十三祀庚寅子乙立是爲帝乙有三子長曰啟閞字仲曰衍思字季曰辛受字母后賢素知受辛克庚勸帝乙立啟乙曰啟母賤后曰辛少而殘立必敗國太史元銑據法力爭帝乃立辛爲嗣封啟於微帝封胞第蒞巳於箕帝乙在位九祀而崩己亥受辛即位資辯敏捷倒曳犇牛托梁易柱好酒喜淫謂其殘義損善後謚曰紂時有微子啟仲衍王子比干箕子賢臣商容梅伯鬼侯辛甲祖伊太師疵少師彊諸輔相莫能回其過專嬖一人曰費仲即費昌之後其祖父或在仲國或在戎狄仲以林力事紂又有父子二人曰飛廉惡來伯益四世孫曰仲衍衍之曾孫曰胥軒居戎妻酈山之女生仲潏以觀歛歸周爲保西陲西陲和睦仲潏生子飛廉號處父善走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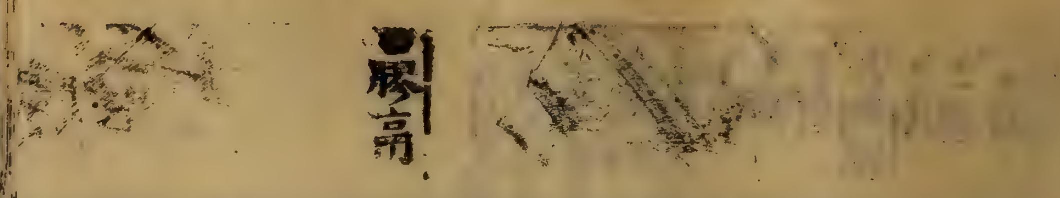
辛甲 祖伊 太師疵 少師彊 費仲 飛廉 惡來 有蘇氏 妲己 崇侯虎 姜后 殷郊 殷洪

單池國

行五百里子惡來名崇有絕力能手裂虎豹之皮父子皆存逢迎有寵於紂與費仲奢靡相尚教紂以象牙爲箸爭玉爲杯箕子聞而竊歎冀州有蘇氏夏昆吾之後奉貢不先賂仲因言其女甚美紂令其進有蘇拒命奔歸丙午八祀命崇侯虎往伐有蘇懼以妲己女焉妲己善狐媚紂寵之惟言是聽正后姜氏進諫紂貶死并殺其二子郊洪元銑忿諍亦被殺癸丑十五祀造鹿臺瓊室玉門七祀乃成築鉅橋之倉以積粟厚賦歛以實鹿臺遊邐爲離宮別館多蓄禽獸於中慢於鬼神不爲祭祀聚百戲於沙丘如夏桀之肉山脯林滙池作飲令男女露體裸狎單滙國獻一玉虎頭枕紂與妲己同枕而觀之宮中開

墨胎元	墨胎致	孤竹君初	太顛	閎天	散宜生	姬旦	姬奭	南宮适

九市爲長夜之飲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車行酒騎行炙醉而忘其日辰甲子百姓皆怨諸侯多畔如己以爲罰輕誅薄乃制炮烙之刑天下皆懼封鬼侯於相爲九侯鄴縣有九侯城封梅伯爲鄂侯居於邘今野王縣有邘城分鎮南北周公旦身長七尺皓而修髯性涵聖智外見慈祥事父母盡孝必日三至寢門問安視膳禮賢下士俊傑多歸之墨胎氏兄弟伯元字公信叔致字公遠孤竹君初字子朝之二子也別帝嚳之後始封之因讓國出避北海聞岐周尊老來就其養太顛閎天散宜生三子聞周公子旦下賢好賓客同南宮适嚳子辛甲之八從往歸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去殷來周子奭言於父以爲客卿甲作



虞戲以獻昌得受之鬻子乃陸終氏第六子季連之後芈姓名熊爹著作、諸子書起於鬻子。自南蠻而來年九十矣周公疑其老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果已老矣若使臣坐策國事則臣方壯也周公事以師禮閎天面無見慮籌畫縝密南宮适材力邁衆散宜生博聞多智周公俱以友禮待之西岐大治崇侯虎譖於紂曰、姬昌世稱爲聖、將不利於王紂乃召與九侯鄂侯爲三公使居都中時有賢士膠鬲遭武乙之亂乃隱販魚鹽周公厚幣招之、進於紂以爲卿惡來挾隙言九侯之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九侯哭於朝紂醢之鄂侯直諍并葅爲脯、朝臣無敢再諫周公歎曰、此兹

入用之位　後天之學　有莘氏　太姒　尚伯邑考　發　鮮　度　振鐸　武　處　封

夷虐也南方有鬼州之夷以人肉為祭以其骨為醢崇侯以告紂紂怒囚昌於羑里相州湯陰縣北九里周公毫無怨望是歲辛酉將歸藏之卦象探索大義原究精微演辭之德於下接伏羲氏並黃帝卦入體盪為六十四有天地自然之易在夏曰連山首艮取成始成終之義烈山氏所定商曰歸藏首坤取包含藏聚之義軒轅氏所定周曰周易周公昌所定因有交易變易之義故名曰易日月合體也更其次序方位以西北乾位為首北坎東北艮東震東南巽南離西南坤西兌後世宗之周公娶大禹之後有莘氏女有幽閒貞靜之德敬順太姜太任恭執婦道稱為太姒嫡生十男長曰伯邑考次發次鮮旦度振鐸武處封聃季載長子考仁孝勇慧入朝願質為執御以贖父愆紂不聽考望闕厲聲數紂之惡紂命烹之以肉羹賜昌昌拜食無餘使者還

虞君 芮君

根紂曰誰謂姬昌聖食其子而不知也閎夭散宜生謀以衍喑之乃求有莘之美女十人驪戎之文馬及珍奇之物因費仲進之紂大悅遂釋昌歸周公在羑里七祀歸獻洛西赤壤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周公於辛未受命為西伯虞芮二君爭田不決質成於西伯退以所爭之田為閒原在河東漢南諸侯歸者四十餘國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開學校興明孝弟之義制田里教樹畜黎民安樂殷紂偏用讒佞比干切諫不聽元老商容每多阻抑被黜歸家有疾聞亳邑有李伯

陽道德髙妙往訪之未知究竟先看如何

養生之術彭祖言之詳矣但非大道僅能少延歲月耳○世人知此亦見夭札○

初借老彭一過中條引出伊尹成湯同降西岐復借青烏公明言宛丘托生以至一直接東海岐伯八桂巖雷公擊武乙筆似游龍

羑里之囚益彰聖德西伯無纖毫憂戚惟聖人能處患難

西伯食子重王命也權也非聖人之忍也觀後孔子覆醢可知

姜尚



○隱磻溪垂綸抱道　○早制命踐約迎師

既至見其身高丈二皓首美髯匆匆有遠行之色容問曰、先生無遺教於弟子乎伯陽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乎容曰非謂不忘故耶伯陽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容曰、非謂其敬老乎伯陽曰子爲上卿何敢逸於此容不答張口吐舌以示老子曰噫舌以柔存齒以剛墮動若劍鋒入病出禍子得慎言韜隱之趣矣吾聞西伯養老將往歸之別容而行過洛東一人被褐垂釣於磯上老子識是一眞轉生之姜尚字曰子牙自誕東海覲來家貧行年三十賣漿於棘津有賣漿臺守困多年乃屠牛於朝歌東市無人市買、



司馬氏女

見紂恣行暴虐浩然歎曰吾聞君子不履危邦去隱遼東數年所交皆肥遯高賢已而復歸東陽娶司馬氏女為妻徙居南山於下溪中釣魚三祀不獲一鱗或告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知也河間南皮有釣臺一日果獲大鯉剖之得兵鈐大要六篇皆經緯兵陣之術讀一月盡得其妙太公陰符本此其妻偶視其釣直而不鉤怒曰子乃蚩蚩之士妄望富貴哉尚曰吾寧直取不效曲求非婦人所知也尚復臨溪而釣老子見而呼曰姜子別來何似尚舉頭視之其人老有精神趺坐於對岸樹下微笑似曾相識老子曰汝已迷却本性何能理會且食我覺元丹手拈一丹擲來一道赤光

姜寵　姜女　鮫時子斯

正投入藻取食之恍々大悟二人不言而喻老子曰子何不求仕進今我往就西伯子來必有遇焉尚曰以何道為遇合之機老子曰祇以此直鈎之可也至時吾先報子以玉文更以異徵報明主為汝作合予其俟之言訖擔笈西去尚收綸同與妻及子女子名寵年七齡女年十齡同赴西岐就養居止渭濱釣於磻溪將三月忽得巨魚腹有璜玉檢其刻文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尚知時至每日正襟持竿以待時天下凶荒飢民萬計流入西岐就食西伯恐食少慘然不樂有下臣鮫時子斯曰賢能者使在職位餘給以西北曠地計口光田使其有業矣西伯嘉其言爵為大夫初龍

赤狄

密須氏

苗之裔在西戎分二種一爲赤狄一爲昆夷太顛惡之言於西伯曰昆夷不可以德化當以兵攝西伯舉兵擊於洛原大敗之散宜生曰涇河密須氏姞姓之國比卤黨惡數侵害鄰國討之名正適報密人侵阮疆至共地西伯命生移車徒過之獲戮其君復立其子作邑於程即咸陽西伯據旅歸岐是晚宿於營夢一熊生雙翼自東南飛入殿陛侍立座側待旦問於臣下散宜生曰宜獵於此方以求之西伯使史編卜其兆曰

田於渭陽將大有獲其所得者非龍非麗非虎非羆主得覇王之輔

西伯問何所徵編曰昔編之上祖史疇為大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西伯齋戒三日同鬻辛等獵於渭水之陽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休息於磐石之上相與賡歌見車馬循岸而至皆避入柳林西伯令請來已度嶺不見正驅車招尋有耕牧之夫荷鋤橫笛而歌聽其辭意慷慨與至下車恭問衆驚跪曰吾等皆野人渭濱之西有釣叟自號飛熊子常作歌以教西伯曰其人安在民曰日於磻溪垂釣直循上流可見西伯令前導約退車從步去遥見綠陰下一叟童顏鶴髮貌偉非常藉茅端坐於磯民指是之西伯即欲前拜其老垂釣不顧少頃擊石歌曰

徵作

西風起兮白雲飛歲已暮兮將焉爲陽春不轉兮吾誰與歸

西伯屏息立於後俟其歌畢與鬻辛降拜其側叟投竿扶起四人列坐磯傍各道姓氏西伯問曰子樂於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尚曰釣有三權禄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西伯曰願聞其情尚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餙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夫魚食其餌乃牽

其鱃人食其祿乃服於君鱃微餌稀小魚食之鱃絧餌香中魚食之鱃隆餌豊大魚食之人之於祿亦猶是也且天地生財而能與人共之者即爲仁仁之所在天下歸之矣西伯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昔吾祖太公嘗言後有聖人適此以興吾國子當應此吾太公望子久矣遂尊號太公望勸以登車并請其眷屬載於後與之俱歸時壬申秋九月也（尚年七十二而西伯年已九十西伯長太公十八歲非太公八十始遇文王也）西伯自得太公望起第居之常留宮中與論盈虛治亂國務大禮有潘正者似忠信廉潔而無其實國中皆悅之稱爲愿人太公絫之曰正所爲德之賊也遂執而誅之由是民

支邑先生

務實行而無餙詐者一日太公退朝見一人乘小車而過乃前所遇之老子太公下車相見老子摇手令勿出聲同升車至第設上座拜問老子曰觀風西岐自號支邑先生西伯欲以我爲大夫堅辭之命爲守藏史此文章典籍之司有補於道故就之尚曰吾師雖不主於通顯而亦不可太屈老子曰守藏清閒散誕其職易稱故暫居幾時予如彰之是速我行耳尚不敢强然有大事必往諮之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皆從太公學方術問西伯何如君望曰聖之本賢之枝仁孝之英華光大之果實也自是三子益傾心西伯知其勤勞每與太公等禮相待號曰四友崇侯虎倚



崇虒

寵殘虐太公曰崇可伐矣國界豐鎬二水是通東道之地
操中土之樞癸酉春發兵伐崇崇人潰虜虎斬之釋其子
虒以延祀太公言宜作邑於豐西伯遂令作臺邑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秋九月告成自岐遷都於此明祀太公復勸營邑於
鎬雍州西南三十二里丙子冬西伯欲營一臺於酆以望氣祲方經
度營表民皆來助不日成之臺下爲囿方七十里囿經一沼
於囿掘地得死人骨西伯命如以衣棺更葬之吏曰此無
主矣伯曰有國者爲一國之主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
骨況生民乎樂臺沼之成名曰靈臺靈沼中在
火羽一怒
鳥獸魚鱉蜀莽雉兎與民同之時有丹鳳
鳴於岐山天柱有一獸白虎而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蟲

騶虞

史佚



遊於山下散宜生曰此仁獸也名騶虞仁君出乃見史佚
因作虎書以紀瑞西伯令子旦為政於國中子奭宣布於
諸侯德教化行天下歸周者荆梁雍豫徐揚六州惟青兗
冀三州尚屬殷紂西伯仍率諸侯以朝商丁丑复太公曰
君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西伯即發倉廩以賑貧
窮是秋太姒夢商之庭產棘子發取周庭之梓封於闕梓
化為松柏柞棫寤以告西伯伯命發占之宗廟大吉羣臣
拜賀發有德色伯曰爾何憂耶戊寅冬西伯寢疾召太公
子發曰嗚呼天將棄予予欲師至道之言明傳子孫太公
曰若何而用伯曰先聖之言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文

師尚父申知此分跡殊

子姜若春

公曰見善而怠持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必以義勝欲以敬勝怠乃爲吉也言未終伯謝曰此赤雀丹書之語子何符之太公曰偶相合何足異也總知決非凡品乃命太子發奉事太公嘗歸之尚之父之又囑曰殷王雖無道然吾家世事之必當敬守其職并教以大公之語載在銘府發拜受起五日伯見一童子自空而下口稱先生期我百歲來會今其時矣伯恍如舊交省曰子非吾弟子姜若春乎在大宛時授汝制命九方曾合服否童子曰服兌經二百歲轉少南來遇老彭以師禮待我乃授其方

三旨帶數丸於此先生試嘗之呈一丸於榻前西伯枯髓
於口頓覺身體翕翕飛動若春亦嚼一丸飛去伯問左右
曾見否惟小内侍見之伯遍召吖嚀遲菲我十霜終能解
去言罷奄然而逝狩年九十七歲已卯夏遵遺命權眉明祀庚辰

姬高

黎侯

邘侯

祖伊

發嗣立為西伯生得駢齒剔眉剛强果決尊太公為師尚
父太公年正八十西伯發與弟旦奭高相洽而旦孝弟忠信尤年
之立為輔以奭為佐太公以黎侯不道遂奉命征之辛巳
南宮适為將率師戡黎破其鄂郭邘侯來援适提勝兵擊
之虜邘及黎二君還邘侯於雎免黎侯歸國自省黎在上黨東北
祝融官之後邘在野王西北鄂侯之子皆商畿內之民殷賢臣祖伊祖己之後奔告於王

王曰我生作在大是六門能爲伊摯家避於巢東結有佞臣雷開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傍淇水起一高樓名摘星樓與如巴遊宴其上斮朝涉以辨骨髓刳孕婦以驗男女民懼其殘虐棄殷歸周太公進曰殷德遊昏若舉兵東向應無不樂從者西伯以遺命不敢違太公曰善繼志述事爲大孝先君以丹書授子蓋謂時至勿疑舉吊伐之師仁莫大焉西伯悉任師尚父所行戊子秋大興東征之旅築壇于南郊禱告天地祖宗拜太公爲上將适爲司馬夭爲司徒生爲司空并諸受符節有司載父昌木主於輜車凡事禀命而行師尚父用革車三百乘甲士三萬六千五百人



東征至洛水墨胎二老阻路扣馬而諫左右欲加以兵太公曰此義士也令扶而去之西伯不欲東征渡黃河中流有白魚突入舟伯以爲不祥尚曰魚鱗介之屬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令入我舟天命歸周之意命庖人烹之以祭百靈既渡有火自上至西伯之屋流化爲烏（火羽二應）其色赤其聲魄歆宜生曰烏乃孝鳥君能終成大業故烏瑞臻火化而赤者吾所尚之正色也聲魄然安定意也伯乃釋然登陸整旅而進時四方諸侯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八百皆頭受盟（盟津逐名）兵抵寧縣（寧封使火處後名嘯父臺）畿內共伯胙侯拒敵太公令退兵勿戰諸侯咸以爲懦西伯曰天命未可也遂歸師

箕子須　林堅　向摯　師延

卽營葬父昌於畢郢舉棺如無物中有聲吃吃明祀庚寅諸侯合兵伐殷紂師小勝諸侯退侯西伯紂愈肆淫虐王子須務爲諂諛紂深信其言微子數諫不聽痛殷之將亡乃遯於荒野箕子諫亦不聽汾河西北山有白虎出子須奏仁獸騶虞現紂知汾水多洞查令比干往騶虞山築臺避暑比干進諫不去紂怒曰知物理盛衰者爲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割視其心其子堅逃難於長林山因林爲氏林放卽其後箕子聞而懼乃佯狂於市紂令囚之髡鉗以爲奴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奔周太師疵少師彊亦抱祭器樂器歸周紂以師延代之作朝歌北鄙之音比里

天警已極矣
商聞何

之舞靡靡之樂紂聞之樂而忘倦時怪異迭見夷羊怪獸在
牧蜚鴻爲蝗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兎
生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人紂日耽湎
樂置若罔聞西周聞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囚太公謂西伯
曰殷之民望絶矣宜速伐之大舉甲士四萬五千人東伐
是歲庚寅冬乃紂五十二祀渡河會諸侯於盟津太公作
泰誓告以伐紂之故辛卯春正師至鮪水紂使大夫膠鬲
來覘周師并問以會期伯待以客禮曰吾將以甲子至殷
郊鬲辭去時天雨不止傳命疾行癸亥夜果至殷郊築土
城以爲衛(州今衛城)甲子昧爽太公登高而望城南(臺址)有西伯養

湯放桀武伐紂弔罰之師尚有慚德

戎衣率諸侯之師軍於牧野親誓於衆書有牧誓太公揆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馳入殷師殷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後紂敗入城登鹿臺自焚取天智玉琰五環身而焚其屍不壞近移紂屍於玉門外西伯捌屍三踊而大禮葬之北邙獲妲己於摘星命斬之行刑者見容媚而惑狐媚莫能舉手易一人仍如是大公知其妖令以物蒙其面而斬之懸首於大白之旗微子啣璧迎降乞勿害民西伯扶慰曰發爲弔民疾苦也一月諸侯請西伯膺大命以正位號西伯再拜不受咸推戴之至本意弔民伐暴孰知應天順人

大地人俱迷本性忘却前因安得老子盡以覺元丹食

之。或曰有根氣者諒亦不惜
後世止知有老聃為柱下史而不知商周革命之際在
史舘者即其人也。閱此始見周之興與後代不同。
孔丘既已托胎治世故去必借尸解然亦戲義若春來
接引好弟子斷不可少。
夷尚皆受文王之養一則佐命剪商一則扣馬切諫二
老行事非有鉏歸也蓋一舉千古植綱常一惆萬民遭
陷溺各行其志同是救世之心。
妲己能令行刑者迷惑寧為之死色之害人如此可畏
哉

毛叔鄭　武庚　武王

口封列國周武酬功　口口峰六魔洞陰湯藏

始就天子之位。後謂以戚功定（天下謚曰武王）。立太公女爲妃、（是爲邑姜）立子

誦爲太子。封紂子武庚（名祿父）以奉紂祀。分其畿內爲三。以

東爲衛。使弟叔鮮尹之。部西爲鄘。使弟叔度尹之。北爲邶。

弟叔處尹之。令相祿父治殷。實監其國。（殷有天下凡三十一君歷五百零九）

祀。封弟旦爲周公。弟奭爲召公。庶弟高爲畢公。弟毛叔鄭

爲榮公。圉（更名）王踐作三日。問於朝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

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陳丹書之言。又問黃帝

顓頊之道。尚父曰。亦在丹書。且臣聞以仁得之。以仁守之。

其量百世。王陽然曰。善哉。退而銘其器。凡十有四則。以自



警命釋箕子之囚閭商容膠鬲忠良皆不知所往每過其閭必憑軾起敬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命南宮适史佚展府藏寶玉遷九鼎於洛欲定都爲王知守藏史老聃有道問之曰誰能復移此鼎老子曰王自遷之王自動之非文人所知也王不審其言遷老子爲柱下史命封比干之墓在汲郡北墓前碑稍題殷比干墓乃宣聖手書有補費仲惡來斬於市百姓爭噬其肉無餘時飛廉爲紂作石槨於北方歸無所報就霍太山爲壇而祭報得石槨復作銘於棺遂葬於此逃附於東方奄國師延自紂兵敗即抱琴極於濮水王命驅園囿中虎豹犀象於遠方王曰恐懼命周公里

桂父

進殷之遺老問興亡之故遍訪山野隱賢太公曰予困挾
津時高陽之丘有桂父者隱於桂巖巖多叢桂嘗餌桂葉
能合藥治病所活甚多博學好問每以師禮事我有濟世
之志可招用之王使人以厚幣聘至宮以大夫不受請貫
閒散之地時與老子太公講論性理四月三日王自商都
西還路過尸鄉北山閒亦仇生者經四五百歲也少不老
幸其石室訪之不得設酒醴祀之以表誠意而去至於豊
周公旦制禮法定後世之謚追尊古公公季為王父昌為
文王太姒為文母初以木德繼水而王色尚青為有火瑞
復尚赤牲用騂改建子月為歲首易祀曰年朝會以朝覲

焦 穀 祝 薛 薊 遏父 大姬 嬀滿 陳 杞 宿 郭 東樓公 茲於期 莒 邾 薛 許

而祭王辰元年作武成大告於天下追思先聖制作之勞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弘農陝有焦城）將大封其支庶於筑水之南曰穀（襄州有穀城縣）封黃帝之後於祝（東海祝其縣）封其支庶於薛封帝堯之後於薊（燕國薊縣）封其支庶於鑄鄉城（兗州平陰縣）帝舜之後遏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女大姬下嫁其子嬀滿而封諸陳都於宛丘之下是爲三恪封大禹之後於杞號東樓公（汴州雍丘縣）與紂子武庚用舊禮樂作賓王家是謂二王封伏羲之後於宿一封於郭（皆在東平）主祀女媧封少昊子重之後茲於期於莒（城陽莒縣）嬴姓子爵封陸終氏第五子安於邾曹姓（在東鄒縣）封奚仲之後於薛（山東沂州）封四岳伯夷

文叔　壽　鬻　紀　熊　冀　郲　滑　江　鄉　忿生　蘇　章巳　吳　括　虞　仲　西虢　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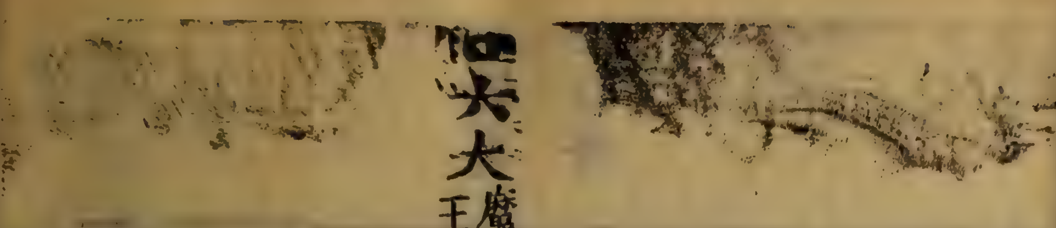
之後文叔於許河南許州大封功臣師尚父留相王室封長子
龜於營丘曰齊後改名封其次子壽於甫又封其支庶於漳
為紀封鬻子於丹陽曰荊子鬻後以熊為姓封年甲於長子曰
冀封散宜生於郲清河地封閎夭於滑河南封太顛於江嬴姓
汝陽封南宮适於鄉山東地忿生為司寇有功授以南陽之田
謂之蘇子其餘分封有差封宗姓之親知泰伯逃於荊蠻
無子雍隱於海虞謂之虞仲封其孫章巳於吳以繼泰伯
祀封次孫括於河東曰虞以紀虞仲太陽縣又封王季子仲
於西虢封叔於東虢弘農陝縣東南封弟旦於曲阜曰魯封奭於
北燕封高於畢後改封魏是為三公留朝輔相各遣其子就國

東湖 觀 歟 判 鮮 管 蔡 曹 成 霍 微 朝鮮 郭叔

封弟圉於畿內伯爵封弟叔鮮於念鄭州城縣管弟叔度於蔡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叔振鐸於曹済陰宇陶縣叔武於郕兗州滋上叔處於霍山西平陽康叔封聃季載皆年幼未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共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與異姓諸侯共立七十國爵凡公侯伯子男五等王畿外析為千八百國附庸與焉微子復就於微箕子辭封不就後二年夏六月王虛己訪之問殷之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乃陳洪範九疇蓋推衍洛書以成章實明治道其數有九王敬受之箕子亡去朝鮮遂東然微王即封之於彼客而不臣號曰郭叔箕子少聞廣成之理欲繼修之而未逮於是就國朝鮮且

伯夷 叔齊

隱而密修兼治遼東尚禮義重農桑爲海外之聖國王念孤竹二老之義訪之欲封以國二人爲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城在蒲採薇而食掬雷澤而飲樵者嘲之曰水土莫木皆周所有奚入遂不飲食相對作歌餓而死使者得朽骨於山隈王命以侯禮葬於首陽之巔謚伯曰夷叔曰齊夷平也齊一也癸巳冬天大雨雪深及三尺有五人衣五色止車騎於門外言欲謁王王疑問羣臣尚父曰聞南有神曰祝融北有神曰玄冥東有勾芒神西有蓐收神是爲四御共工氏子龍主社爲后土共爲五方之神衣分五色殆非是平使謁者試以名召之五神皆悚然進見王降階迎坐問



收六大魔王

五神降臨何以為教五神曰天意立周百神呵護我等敬來受命王肅然曰予小子歲時無廢祭禮焉敢驅策五神皆喜尚父欵留五神於府甲問商季民間水火頻仍旱潦薦至疾病刀兵交會一時今王繼有天下災異之事寂然皆吾神陰助之力耶五神曰吾等何能克當此任昔商紂日造罪愆惡毒自橫遂感動水火旱蝗瘟妖六大魔王引諸惡鬼傷害衆生擾賊天下爾時無上元始憫之乃命王皇上帝降詔紫微垣陽以武湯降為周主伐紂除殘陰周太玄元帥收魔蕩穢斯時玄帝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黑旗仗降魔劍統領丁甲神將與六魔王交戰於洞陰之



野四魔敗遁二魔王自恃坎離二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
成玄帝施大威力攝二魔於足下不能變動叱丁甲鎖鬼
衆於酆都大洞回天繳旨拜爲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
天採訪使特賜尊號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
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追龜蛇獎勵其去邪歸正巨蛇爲
天關太玄火精命陰將軍赤靈尊神蒼龜爲地軸太玄水
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之鄉四魔初畏懼避去
後見龜蛇受封亦來拜服玄帝悉收爲部從於是宇宙肅
清皆玄帝之力也當晚席散五神逸去尚父奏知遣使至
太和致祭以酆都有衆鬼拘繫甲牛春乃遷都於鎮即長安縣

建宗廟社稷立明堂以祀五帝赤曰明堂黃曰神斗白曰總章黑曰玄堂青曰青陽國中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鄉學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櫜于戈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秋七月東北肅慎氏未幾改名息慎後爲女眞再爲女眞復有生熟之別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王銘其括曰肅慎之貢矢使永監焉西旅致貢獒犬能曉人意召公作旅獒以戒王南方遠國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九月王至豳原登高原以望商邑回鎬曰將因有夏之居營邑於洛而居之王忽有疾經月弗

僉羣公皆懼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我願請
命於三王（太王王季文王）以身代王死乃爲三壇同墠（築土爲壇除地爲墠）
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別爲一壇於北面周公齋祓而立植璧於壇
告禮二王太史祝册公乃卜三龜皆重吉乃納祝册於藏
卜書之櫃中以金緘之曰金縢王翼日疾瘳而路邑之工
正是冬召有媒氏作鳥書（以赤雀丹鳥之瑞也）又作魚書（以白魚入舟之瑞也）
作樂曰太武文王之廟在酆乙未正月王至酆朝廟奏樂
箕子爲周崇尚禮樂來朝於周路過商墟作麥秀之歌殷
民聞之流涕箕子朝見王待以客禮賜以旱藕箕子報以
滿花席四設王問其德曰此草性極柔順常屈折之不少

衛 沈

成王

伯禽

損也留四月辭歸後道成託國於子入海而去武王始封同母弟康叔於妹土曰衛丙申三月王疾復作知康叔好酒召於榻前誡之遂絕飲賜弟冊季載食采於沈使吏代治王病劇以太子誦託羣公五月王崩年六十八歲言九十三者非按武王五十二嗣爲西伯六十四受命爲天子在位五年而崩時誦十三歲嗣立是爲成王謚法安民立政曰成丁酉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原長安鎬聚東社中周公以王未能蒞祚乃攝行政事命子伯禽就封伯禽宅於曲阜淮夷徐戎乘魯新造竝起爲寇伯禽治戎備嚴肅徐淮駭而遁周公位冡宰以正百工設屏蔽於後南面而負斧扆而立以朝諸侯王有疾甚殆公自剪其爪沈於河曰王未有

史雍

識是且執事有罪當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王疾遂瘳秋七月王將冠公率朝於祖廟命史雍作頌王加冠受訓公抱坐於膝使見諸侯無怖管叔蔡叔霍叔疑公專政布散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王聞之亦疑戊戌二年公告退避居國之東鄙取易三百八十四爻繫之以辭以承文考之志明進退存亡之正理明年春爲詩以貽王名鴟鴞之詩是秋大熟禾未穫天忽大風雷禾偃木拔邦人大恐王將卜之觀於記府命諸史啟金縢偶得周公祝册王感悟曰不必更卜即出郊迎公涕泣謝罪同載歸國當晚禾起復活其歲倍收管蔡挾武庚叛周奄君使飛廉說淮

叔虞　薄姑氏　徐子　蔡仲

夷相助周公奏請東征作大誥聲管蔡之罪擒蔡霍武庚管叔欲奔東奄伯禽邀擊武庚死於軍獲管叔誅之函首詣鎬王弟叔虞出田得奇禾以隴合爲一穗獻之王命歸於公所公作嘉禾一篇以報王復言東方虐民之國尚衆庚子四年王親征公驅兵指奄大敗之襲滅淮夷五十餘國遷奄君於薄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殷諸侯薄姑氏封地）戮飛廉於海隅泗水徐君費姓聞大懼約淮泗諸國迎降請罪王以其賢撫慰之賜以牛馬王歸鎬京作多方一篇以告衆斷二叔之獄於鄷宮囚蔡叔於郭鄰以其子仲襲爲侯建國於栢子國之東（今上蔡縣）降霍叔爲庶人三年後復其國王憐殷之

稽 越裳氏 舒

不祀乃立微仲思衍之子稽於南丘曰宋以啟爲祖用殷之禮樂客而不臣錫以公爵辛丑五年公請建明堂於中州營於瀍澗之間壬寅春告竣王親臨朝諸侯於明堂周公作周禮定百王之大法爲朝覲會同之制頒度量曆朔於諸侯作樂舞曰勺秋九月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來朝獻白雉譯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是以來也使者迷其歸路公乃造指南車賜之使君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王謂武考將營洛邑而不果命召公相度經始周公自至嵩山陽城土中立圭測影爲南土之中登封有測影臺北有占星臺閩荊舒爲黨侵凌江漢

漢　熊繹　兆　雍　蒻　史逸

楚國公乃遷舒於江北改封荆子熊繹於星沙名曰楚蓋苦之也
公至洛與召公營治於瀍水之東報成迎王至洛以洛邑爲東都曰王城又謂成周鎬京爲西都曰宗周先時武王遷九鼎郟鄏舊是郟山鄏縣造殿安定其鼎一公齋戒虔祝天地宗廟以卜周之歷數繇曰

帝嚳之孫鼎基鴻赫傳世三十卜年七百

周公歎曰輿慶德之所致非專歸乎天數也王還鎬公以王長能聽政時年二十一歸政於王王念公之勤勞封其子雍於蔣尊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夾輔王室分陝而治王與公問答之辭史逸錄爲洛誥王以康叔已長命就國爲衛

滕　唐　張隱者

侯聃季亦長封以奄地國曰滕九年秋王與弟叔虞游於閑王削桐葉爲圭式戲謂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受封王曰吾與爲戲耳佚正色曰天子無戲言王肅然謝之遂封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後爲晉時太公在家刪約風后所演奇門遁甲一千八十局制爲七十二活局明年春請王蒐於岐陽大閱車徒以正六軍復修丘井之制使天下畫井而耕於農隙田獵以講武事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太公言今之制作皆宗黃帝與諸臣始建者宜立廟而列祀焉王曰然遂爲常典黃帝之子揮始造弦張羅子孫因以張爲姓而顯於吳會有張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

仰天而析一城感格二宮通靈

分封列辟纖悉無遺如觀掌上　螺文何放古之精微若是允稱仙筆

商紂播惡魔君乘機擾世固見妖由人興聖王在上而雨暘時若亦猶高明之人鬼瞰其室也

三叔與武王同為太姒之子俱受文王之教而今以叛稱何也蓋伐紂固為救民而微箕之賢不以為君乃藐商自王其心宜有不服然不以爭於前而叛於後所以不能無罪

張母

張善勲

耆舊

○右求金像夢傳大洞　○心洿木羊獨上綏山

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招然在上隱者適符其姓張宿恍而降焉是夕張母夢吞珠粒而有娠朞年誕一子紫面露睛隆準方額童時推尋衣履自習禮文迨長名善勲吳郢周京甚遠文物無稱偶有耆舊語隱者口誦唐虞大訓善勲就習之隨口記授無遺自此鄉人願學者皆以爲師善勲居事猷㫌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重鈞餘詢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也昔禹理水治金爲神物用鎮古嶽善勲家雖廹於衣食不敢起竊鎔之心一日海風翻波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善勲捨金像乘高投狂瀾中俄而風

仲氏

止潮回邑人以爲德皆以襖糧布帛見謝拒之不能家道得溫溫然蹤跡按像仍在沙磧中歸築宮室安奉母氏六旬少積勤苦衰暮成疽發於背醫覗皆不効善勳計窮乃爲吮咀大出膿血如綿纊米粒疽雖漸安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眞補其眞庶可平復善勳夜中自剮股肉烹供之忽空中語曰上帝以汝純孝爾母延壽平紀翌日勿藥健强每以未見孫息爲悵善勳逾冠未受家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林巒巍堂中坐一靚妝女子顧而語曰君非張善勳乎訝問其由女曰妾乃隣家仲氏女襄者叔父議以妾歸君吾父以君貌寢而難之妾心慕君得

疾死已三年君曷爲我圖之尋動悸而痛月餘再夢如初因與友人儀堅成縱步尋幽至一所宛夢中境也派塚中一人呼鄭而出蓋夢見者也堅成覷是甥女驚告其父母迎歸爲婚姻鄉中舊俗女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摸得石者宜男得瓦宜女姑命仲氏遊而求之仲得石如雞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隱隱有淵字歸而有妊既生名曰淵石方齠齔仲忽謂夫曰此兒眞仙君善視之妾與君世緣盡矣語畢而亡善勳不復再娶年三十六歲在徐壘疫毒流行父年八十五母年七十三盛暑中得疾同日而逝善勳自持畚鍤營葬於墓傍倚廬桃塊常有二白雉棲於

五鬼使

樹每祭則飛鴟而下終制不見葬五年墓西洪水暴發欲改卜無冬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并嚴事金像墓前溪谷變成堅壙善勳每恨瘟痘之酷力不能報誦經敬像益勤冀獲陰佑以治瘟鬼又三年金像夢語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籙爾未見也今當授汝可佐天行治也神出二書授之既覺書在枕前因開籙讀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襮者無數列前請命善勳令治疫鬼一持紅旗者領百餘人去頃訖五鬼使至有蒙虎皮者冠雄雞冠者貌若犬者若烏鴟者若驢馬者所執水火羽䍐斧鑿之具善勳怒叱之將械其形五使有辭

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隣神至者交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非弟子等敢私若眞官誅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見眞官符籙所在即不敢行災矣善勳因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疢疾者與之符法遠近得以全活者極多然有内因外因之感此非法籙所能及者於是講究脉理疏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逆順勤苦大年始造其妙凡命未絕者無橫夭或聞於國君方以促劑爲事未幾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歷試之以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遂教戒徒屬使勤其業有瘍醫公孫智叔賦性慈惠而記問詳博武王鬚有

疵生十夕潰決厥勢危殆智叔以藥敷之應手而瘥善勳因舉以兼巳職王以爲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善勳三辭而後受之當成王幼冲聽政於周公善勳恐左右間言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知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善勳巳在周十年倦翼思還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張有數簇貧寠歸而興起義莊命淵石上之爲之教養婚嫁醫藥周給他族聞風相效善勳道逢一人且行且歌其意以方便爲門寂成爲樂善勳即於通衢百拜力懇其格言行歌子仰天而歎指以心印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女皇

先生歸寂法也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忘證無量
壽善歎既受數百慮頓灰是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
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得吕之眞知身是客
既遷化將往两乾適王洞庭君山愛其境勝少留憩焉有
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命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善勳忻樂何極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云虞
夏商之世金幣有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
龜貝至是太公乃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皆掌財帛之官圜者謂而通也傳金錯書篆錢銘輕
錢圜而函方輕重以銖布帛
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

泉布於布束於帛也太公年已一百有四歲明年乙巳告辭歸國潜往別老子王齊聞有華上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太公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聞而問曰此齊之賢士奈何誅之太公曰是棄民也是逆命也旌之爲教一國效之誰與爲治乎由是齊無惰民終爲强國太公深居内宮不食火物惟服澤芝地衣石髓日伴桂父閒談丁未秋桂父聞象林多桂欲往一遊太公曰子不可先我而往我將歸山復命也九月太公無疾坐逝年百有七歲殮屍入棺葢甫合舉之輕若無物齊侯驚懼啟視已無屍矣惟平日所註玉鈐六篇在焉尋桂父問之亦不知何往遣人入

匡俗

匡續

朔告亡王命畢公代弔祭以太牢令葬空棺於牧野以誌

軍功汲郡西北有太公空棺墓晉盧無忌碑記又以衣冠葬於畢以親文武齊

侯更築一冢於營丘祭總柞父離齊望西南行路過清雅

好潔之家即去借宿渡長江至一山日已沉西溪邊見一

隱士門庭

茅舍掩扉寂靜地無片葉輕敲其扉早有應聲曰眞人來

矣啟而出其人道服芒鞋揖入草堂遜坐室中惟置一榻

簡書數篇問桂父何來答從西都由營丘至南將到象林

一遊何事而認予為眞人道者曰家世荊南本夏禹之裔

匡姓兄弟七人皆好道術愛此山靈勝家兄匡俗字子希

與弟五人結廬山之東南予匡續字君平兒時便有物外



兄弟七人

劉越

之志周武王屢加徵聘我終不出結茅於山之南障虎溪之上一日有少年過我講論內丹外丹黃芽紫車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心異之請問鄉邦姓字因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敢邀一顧如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應如約至山四無人家果有大石峙立試叩之石忽自闢如雙扉一小鬟出迎行數十步石戶洞開復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入內見臺榭參差金碧交映禽獸珍奇草木殊異瓊宮玉宇中有真人冠玉冠組朱綬佩劍來迎即前少年也接見甚懽飲我以玉酒三爵肴饌極其精潔使令皆童年男女知非凡境意欲留居真人曰子之陰功易淵後

晉可期他日相從不晚也更令青衣進延齡保命湯一盃下出返顧所扣之石閉合如初明日復往扣之無所應矣(意山太平興國寺山門外即石建亭名曰仙石上有劉仙二字)後覺精神倍勝終日靜俟其再至故聞叩門而誤認也桂父曰坐而待至終無可見之期原謂予陰功易滿盍雲遊訪尋利人濟物爲入道之階(大是)耳在庵裡癡待匡生攢眉曰天下茫茫不知誰爲有以先生歷世必久乞爲指教桂父曰真靈雖多常有當而錯(不少)過傳聞鎬京李伯陽道學淵深人莫能測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遷爲柱下史今仍居此藏子如往求必有所得俗(晚合妙)大喜具酒蔬留宿於堂明日桂父別去至桂林(其地多桑多桂)之

山玉笋竹参森列無際桂父居其中常食桂葉時黑而時白時黄而時赤或老或少或壯或羸無有定顔坐大象玉市以桂及葵和以龜腦每千九用桂十斤遇沉痾惡症施與食之立起自亦日爲那餌南海人知其神皆尊事之一日與鄉曲作別飄然入雲荆州之南尚潭有桂九之方意續自聞桂父遂言即行至西都時伯陽見鳳鳥來集四海昇平雲遊方外矣史舘有鄧種代職續訪不值意欲四遠尋問恐萍蹤無定逗留西都何候已酉秋夜有二鳳凰翔集內庭乘以爲瑞招周召共覲王援琴而歌曰

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賴靈賴先王兮恩澤臻

君陳

周公 仲桓

祭公 季熏

于胥樂兮民以寧

明旦雙鳳去召公以盛滿爲戒周公治洛七年有疾溫車載至豐拜别太廟王至卧榻親爲撫摩君背公握手語以國務王設牲禮告廟爲公祈壽越數日公曰開君陳孝友克施有政可尹兹東郊周公薨年八十五主爲服齊衰命葬於畢明不敢臣賜魯以禘祭留其次子仲桓襲爲公以少子季熏食邑於祭河南敖倉地世爲卿士戊午王命君陳分正成周癸酉王不懌宣諸侯卿士受顧命輔相元子釗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年五十六太保奭命周公仲桓南宮毛子适長及齊侯伋迎衛太子釗引入寢傍翼室爲居憂主葬工於畢奉太子朝

康王
丁美容
劉涓子
浮來翁
亦如華士之誅奈何
燕伯懿
盛德

廟上承介圭（天子守圭長尺有二寸是爲康王）以甲戌爲元年作誥以申文武之德諸侯率服二年王以齊侯勤職留其少子容爲虎賁氏食采於甫田齊有劉涓子者御龍氏之後知足不妄求傲浮來翁養鷄山中涓子取宮草爲繩供爲床座翁教以道術復驅鷄南去涓子靜自修持餌术服氣齊侯知其賢招之不至親詣山登請涓謝曰吾閑守三一爲地眞守洞房爲眞人守玄丹宮太微不願向人間求祿也齊侯三歎而退癸未十年成周君陳卒房懷其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能繼前政休烈己丑召公有疾燕伯懿至半途公已薨王命喪禮如周公葬於畢（謚康公）以次子德世襲卿士

葛由



南國思召伯之德作甘棠之詩河南有召伯城巡行時所築、東畧了國
常受海夷侵剝召公助築金山城以鎮海其懷遠濟弱如
此康王克遵洪業海内晏然民知禮義刑措不用有唐虞
之風焉柱下史老子自成王時辭職西遊路經雪山積石
步上西羌見一人獨自採樵峰崖嶢峭難登老子佯作踹
跚不能上樵者惻然動念謂曰憐汝衰老願負過危險遂此念即應入道
背負老子至中嶺體重難任其人强負力行畧不憚勞老尤爲難得
子心感之過嶺憩石上問其名氏答[illegible]小世本羌人姓葛名
由居前山深坳中樵以爲食老子[illegible]中後山有桃曰時
皆實至彼可不謀而食但緣山崗[illegible]步履可登乃借樵

斧斫松枝斵成一木羊，教葛由氣使行之法，能乘人陟險，不少蹉跌。由大喜，拜謝老人，別之。西行，步履如飛，遇崎嶇若平地，絕無向時之狀。[illegible]為眞人，恨失問姓名。歸家謝別鄰里，刻木羊數頭，至[illegible]賣之，皆以無用而不傾。由探知綏山在峨眉西南，一[illegible]騎木羊入城，前驅數木羊。蜀中富豪貴士見之，大驚，或有追隨至山下者，見由上巔摘桃而啖。隨之者仰望不能上，號呼援引。由擲桃數十枚，亨拾食之，味極甘美。有不復還家者，結茅於山下，立葛祠以祀。常有桃[illegible]下，食皆身輕，亦能上山。會晤有諺云：食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命號 大秦 伊吾盧 竺乾 行頭 葱嶺 源剌 訶羅 學頓遜 戎南 土魯 古先生 大月氏 摩訶擬 闍賓 迦維羅 越舍衛 身毒國 刹利曰 淨梵王

老子西渡流沙歷羌番諸戎王哈密大秦伊吾盧地是謂西土
有竺乾于闐葱嶺源剌阿羅單頓遜扶南土魯等國老子
號古先生教化諸國仁義道德衆號曰古皇竺乾叩名天
竺地方三萬里其國曰迦維羅越舍衛王舍之城郭宮室
皆雕文刻鏤在大月氏國東南摩訶頞國西北闍賓在其
西一名身毒國其王姓刹利名曰白淨梵王與后摩耶氏
淨妙夫人敬天好善不喜爭殺老子居十三年察其君民
好善若得貞固將欲大說法化之國王年三十五無子哀
求不得善心必懈古先生恐失真道乃遍體放霞光百丈
眩動國中使其覺悟遂復歸東土其時已康王十八年八

摩耶氏
淨妙夫人

西都史館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匡氏兄弟、爲神禹之後、自有根源、故劉越誇之於前、符父倡之於後、援引至老君門下、得傳眞道、而南障蒼虛

風景令我想象不忘、

葛由一念哀矜、負墜蹈險、絶無悔心、是眞實好善者歟

得獨飽綏山之桃。

仙史曰、木羊震龍示也。得此始可就道、入蜀以配綏山之桃。綏豈漫名、桃非常品、原之原之、與後肆中青年同義、蓋老子重宣之耳。

巨氏兄弟爲神禹之後自有根源及劉楚[illegible]所往
父信之於後援引至老君門下得傳眞甫而南陵昔虛
風景令我想象不忘。
葛由一念哀矜負墨跡隃絕無悔心是眞實好善若放
得獨飽綏山之桃。
仙史曰求羊霞能承也得此始可就道入蜀以酌綏山
之桃。綏豈侵名。桃非常品原之原之與後肆中肖羊同
義蓋於于重宣之耳